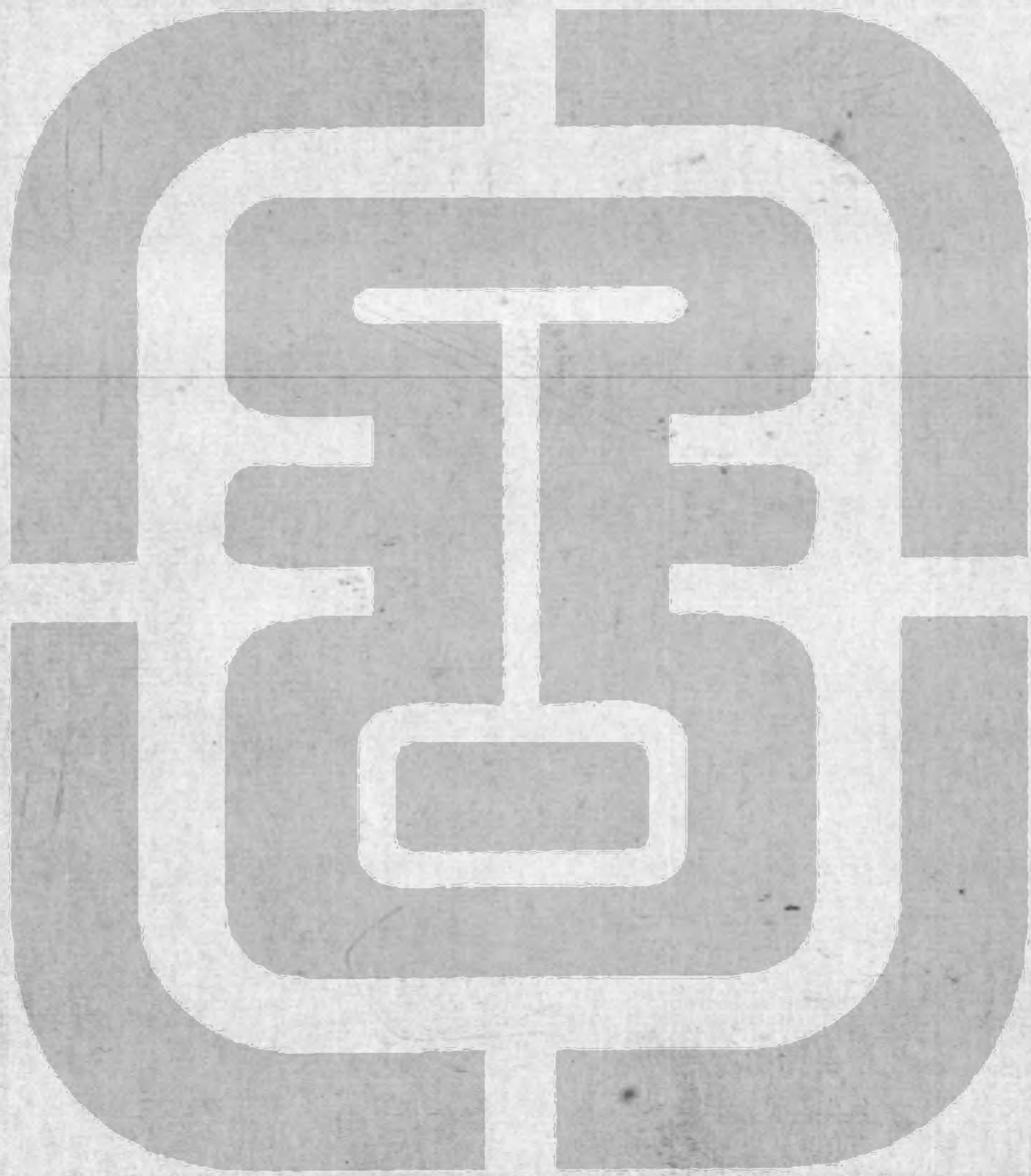


史

900

844.2



十七史商榷

卷三十八至四十五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十

黨錮傳總敘

黨錮傳首總敘說兩漢風俗之變上下四百年間瞭如指掌下之風俗成於上之好尚此可為百世之龜鏡蔚宗言之切至如此讀之能激發人袁宏後漢紀第二十二卷論黨錮一段蔚宗雖亦稍取之然彼乃深斥黨人之非用意與蔚宗不同

范滂傳宜補一句

范滂傳敘至滂就逮辭母毋訓滂之下宜補一句云滂竟被害然後繼以行路聞之莫不流涕云云

滂母以其子與李杜同禍為幸皇甫規以不得與黨錮為恥光武明章尊儒勸學其效乃爾得蔚宗論贊以悲涼激壯之筆出之足以廉頑立懦

外黃令

張儉傳儉亾命流轉東萊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顧氏曰外黃外字衍

孔融傳論

前陳蕃傳論以漢亂而不亾百餘年為蕃等之力孔

融傳論以曹操之不敢及身冀漢為融之功至儒林傳論則又以漢經學世篤故桓靈以後國勢崩離而羣雄不敢遽篡者皆為儒學之效蔚宗之表揚節義推獎儒術如此沈約宋書鄭鮮之傳云後漢亂而不亾前史猶謂數公之力前史即范史

改刺史為牧

慈銘案前漢書成帝紀和元年遷程方進言詔部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王莽更始皆仍之先武建武十一年始置州牧置刺史則與仲華傳所云詳揚州牧正光武時制王莽以為進言之大誤

劉焉傳靈帝政衰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建議改置牧伯案此事在中平五年酷吏樊仲華傳仲華當光武時而傳言拜揚州牧此追言之不必泥

曹騰

曹騰宦者中之最姦狡誤國者而傳中不著其惡反
多美詞以三國志注校之乃知皆司馬彪之文而蔚
宗襲之司馬氏或因東觀記元文觀孫程傳注引或
魏代人潤飾也

趙典

潁川堂谿趙典案趙字衍據三國志魏武紀校

單超等

桓帝欲圖梁冀以語單超等超曰圖之不難但恐陛
下復中狐疑昏懦爲若輩窺見一語道破

將軍侍御史

單超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案將軍二字
衍

閹黨

明有閹黨傳製名特妙蓋不目之爲佞倖爲姦臣者
以其人又在佞倖姦臣之下也讀宦者傳乃知漢已
有之

齊魯韓毛尙書

後漢立五經十四博士已詳百官志而儒林傳云光
武立五經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尙書歐陽大小
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

此衍一毛字時毛詩未得立也且如此乃十五非十四矣其下文即云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若毛非衍字則自相矛盾矣又靈帝本紀云光和三年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尚書上脫古文二字蓋此皆不立學故能通為難若立學者則博士所恒習何煩特舉乎合三條考之益明

慈錄案此條亦已見顧氏日知錄第二十六卷史文衍字一條下

世世相傳

濟南伏生傳尚書授于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

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案前書云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近人遂有以上世字屬上讀為歐陽生子名世者此增一之字則知讀為世世相傳世非名

都亭

獨行陸續傳續會稽吳人仕郡戶曹史歲荒民飢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餽粥案唐陸廣微吳地記都亭橋壽夢于此置驛招四方賢客基址見存宋范成大吳郡志橋梁門閭門有都亭橋在吳縣西北故傳吳王壽夢嘗於此作都亭以招賢士今遺址尚存

范言遺址尚存而今相去又六七百年橋固尚存土人仍以故名呼之仍在閭門內吳縣之北此卽壽夢招客陸續賦民粥地也但此特是吾吳之都亭耳張皓子綱傳云遷侍御史埋車輪于洛陽都亭李充傳云充陳留人署縣都亭長王喬傳云喬爲葉令每朝門下鼓不擊自鳴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列女傳云酒泉龐涓母趙娥父爲同縣人所殺娥後遇讐于都亭刺殺之然則都亭處處有之不獨吳三國魏志太祖紀九錫下注列勸進諸臣名有都亭侯二人王忠蔣洪又列傳魏呂布公孫瓚任峻徐晃臧霸龐惠曹

仁蜀馬超俱嘗封都亭侯各見其本傳晉庾亮亦封都亭侯見晉書亮傳又沈約宋書文帝紀首上表諸臣名有都亭侯綱又宋王淮之梁裴之平柳偃俱嘗封都亭侯見宋書王宏梁書裴邃柳暉等傳又宋書沈約自序其王父林子居建康都亭里可知是都邑亭名之通稱

松江

方術左慈傳曹操顧坐客曰今日高會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注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吳字當略讀不與松江連文唐宋以下皆誤連近人則并加水

傍作淞矣

梁鴻雪父恥

梁鴻之父讓仕莽爲城門校尉封修遠伯鴻之終身不仕所以雪其父之恥也

鮑宣妻傳宜增一句

鮑宣妻入列女傳傳末云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此下宜增一句云以不附王莽見殺

字繫姓

曹世叔妻班昭字惠班陰瑜妻荀采字女荀蓋古人有從夫姓者如昭稱曹大家之類故於字繫姓

馬融從昭受漢書

班昭就東觀臧書閣踵成漢書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案觀此可以見漢人讀書之法與後世不同漢人讀書必有師傅無師不能讀故千里步擔尋師既得師貧無資用或執廝養之役從而聽講受業焉及其既通終身守師法不敢改而終身所得力亦盡在此書矣文章議論功名事業皆從此出其術則似約而實廣其功則初難而後易卽如伏生當秦亂壁藏尙書漢興已求得其書是時除挾書之律文帝但當下詔濟南從伏生檄取

其書上之秘府足矣何必特使人往受不特此也。鼂錯此時已以文學爲太常掌故秩六百石赫然爲當代名臣非如初就傅之童子未通句讀者文帝欲使人往受必妙選俊異如錯方可使若庸碌之人仍不能往受錯至伏生老不能正言門徒各散嗣子尙幼無人代爲講授然而簡策具存伏生畧說大意錯似能領會乃若有萬不得已者不避男女之嫌而必使其女傳言教錯此其故何也漢人傳經其文字音讀章句訓詁必有明師面授方能承學無師不能自讀也若如後世人讀書一介小夫馬醫夏哇之子畧識

租牛券中字便可抗顏爲師而教弟子爲弟子者卽三家邨中至頑鈍小兒一聞欽恭敬也明光明也文章也。思意思也。便自謂了然矣。安用此僕僕不憚煩哉。然此猶曰傳經不可苟也。至於班固以漢人記漢事有何難解。馬融又與班固同代之人且融聰明特達卓然有名乃必伏於閣下從女子受讀而不敢自以己意讀三國吳志吳主五子傳孫權之長子登既立爲太子權欲使讀漢書知近代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昭之子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可見孫權尙知讀書之法而宋明人不知也。動輒妄爲

大言高自位置。蔑棄前人。而胸馳臆斷。其實但可欺庸人耳。自有識者觀之。曾不足以當一笑。後之學者。尚其戒之。

曹娥碑

曹娥傳注引會稽典錄盛誇邯鄲淳碑文之美。蔡邕題云黃絹幼婦外孫。藎自謂絕妙好辭也。今觀其文。淺陋荒率。何絕妙之有。皆文士增飾耳。

呂榮

許升妻呂榮。遭寇賊欲犯之。不從。爲所殺。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曝書亭

集以爲許昇妻爲黃巾所殺。糜府君歛錢葬之。不引正史。而但以爲傳聞之言。名字事迹又皆互異。

雕

西南夷傳冉駹夷。武帝開爲汶山郡。宣帝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十餘丈。爲邛籠李賢曰。今彼土夷人呼爲雕也。案今四川徼外大金川小金川諸土司。有碉房。碉字字書不見。殆李賢所謂雕矣。

詣實降

西羌傳鍾羌。良封等寇隴西。漢陽拜前校尉馬賢爲

十七史商榷 卷三十八
謁者鎮撫諸種良封親屬詣實降案實當作賢

楚王英桓帝

西域傳天竺國一名身毒其人修浮圖道世傳明帝夢金人長大或曰西方有神名佛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後遂轉盛案英以反誅桓實亾漢其效可觀矣

李氏光地曰此傳論前敘佛說所自來多有微詞又言道書之流又言鄒衍莊周末足槩其萬一與宋景文公李蔚贊所云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而譎誕華人取莊列之說以助其高因而層累騰架直出其上者同意魏書太平真君七年詔曰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強之徒乞胡人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李蔚贊又出於此詔文載魏書釋老志

後漢無二名

前書匈奴傳王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單于從之上書言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攷禮記曲禮上篇二名不偏諱鄭注云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

慈錄案趙與皆眉眉錄
卷九云張清源雲谷雜記
辨歐陽集古錄目謂後漢
人亦有複名者然僅載
蘇不韋孔長考乃兄弟劉
駒除血季智張者中范
特祖名公子許偉康司
馬子威十人而已考之范
墨書蓋不止此如延岑
護軍鄭仲况見蘇竟
元先又泛東郡張恭祖
玄之子名益恩桓榮族人
桓元卿陳忠屬士其一曰
成洲世翊世字季明見
杜根傳後陳敬王曾孫
寵傳注引謝承書表術
使將張閭陽殺陳相駱俊
梁異之弟名不疑越篤
太守李立德素善延篤
堂銅傳序有渤海公族
進階注云公族姓也名進
階李膺欲按宛陵大姓

羊元羣孔融傳有太傅馬
日碑案日碑名先見雲中
紀及馬融家世當補
嵩子名堅壽酷吏李章傳
有安邱大姓夏長思官者曹
節弟名破石王逸子名延壽
字文考方術傳謝夷吾字
堯卿之類清源皆不及也
以上皆趙說今故道氏尚有
未及者如廣宗瑞王萬歲清
河恭王延平廣川王常保清
河慈王虎威齊王無忌身陵
恭王便見帝紀及諸王本傳
鄭文金見帝紀及諸王本傳
鄭文金見帝紀及諸王本傳
桓帝見帝紀及諸王本傳
桓帝見帝紀及諸王本傳
傳後李膺有趙伯英見李膺
傳後李膺有趙伯英見李膺
傳後李膺有趙伯英見李膺
魏齊卿見堂銅傳序此外
恐尚有未能悉慮矣若蓋
賊見本紀者有海賊張伯路
劫海平原劉賊劉文河周
文先九江賊蔡伯流南陽
黃巾張曼成滎中義從胡
北宮伯玉更不並數也
又案魏晉紀載多稱人字

然則古未嘗有二名之禁而莽為此制此其乖謬也
乃後漢人遂沿為定制趙明誠金石錄跋學生題名
殘碑謂後漢無二名者碑多二名以此辨其非是今
觀後漢書人名兩字者惟蘇章族孫名不韋梁商子
名不疑與古人同名當是別有所取任文公謝夷吾
公沙穆樊志張費長房薊子訓計子勲上成公解奴
辜王和平皆方術傳中人耳

後書多脫誤

何義門云後漢書傳刻脫誤較前書多且倍之觀劉
氏刊誤諸條乃知北宋時已無善本至李賢注嘉靖

慈錄案謝夷吾以儒學為循吏歷官清顯不得以方術
傳中人概之至後漢人二名者宋張漢雲谷雜記趙與皆眉
退錄肯已辨之王氏偶未故此兩書耳 又按公沙穆者係
複姓公沙單名穆非二名也王氏亦誤 又按馬援幼子名客卿
援以為將相冠以名之正王氏所謂別有所取者

中南國子監刻者已經刪削毛板猶完書故是一長
翟公巽重修

困學紀聞翟公巽謂蔚宗書冗陋別作東漢通史吁
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幾人公巽何物妄加譏貶重修
王氏妄載之何為無識甚矣

後漢紀

晉東陽太守袁宏後漢紀三十卷其著述體例及論
斷全仿荀悅前漢紀為之但悅書在班之後全取班
書宜也宏書則在范之前然亦皆范書所有范所無
者甚少何邪宏自序云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

范書亦往往仍之以上所
舉如孔長考張孝仲范
特祖呂公子許偉康司
馬至威鄧仲况第五元先
張恭祖羊元羣趙伯英
楊太伯韓仲伯李季春
澹臺叔伯韓伯高魏齊
卿等蓋皆字而非名李
文德夏長思公族進階
皇南隆壽四人亦不能定
其為名為字也未暇傳
有長樂未與之殿令鄭靈
與隆同上疏爭順帝之廢
若所叙凡此皆係官書不
此則為三表無疑

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其所掇會謝
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
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
前史闕畧多不次敘錯謬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年
疲而不能定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事差詳故
復探而益之據此則宏所採者亦云博矣乃竟少有
出范書外者然則諸書精實之語范氏撫拾已盡謝
忱當作謝沈晉書第八十二卷沈傳云字行思會稽
山陰人博學多識會稽內史何充引為參軍以母老
去職康帝即位以太學博士徵母憂去職服闋除尚

書度支郎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卒年五十一
沈先著後漢書百卷是也又九十二卷文苑傳云袁
宏字彥伯侍中猷孫父勗臨汝令宏為安西將軍豫
州刺史謝尚參軍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自吏部郎
出為東陽郡太元初卒於東陽年四十九撰後漢紀
三十卷文選第四十七卷錄其三國名臣序贊李善
注引檀道鸞晉陽春秋云陳郡人為東郡守陽字當
在東字之下傳寫誤耳太元是孝武帝號上距康帝
即位初約二十餘年則謝沈書在袁宏之前故宏得
引之

後漢書年表

後漢書年表十卷宋右廸功郎前權澧州司戶參軍事熊方誤以范蔚宗但作紀傳劉昭補注舊志又不及表故補之自序云一據范劉舊文不敢復取他說今觀其取材於范劉外惟三國志其餘一無所采誠爲固陋但讀史宜專心正史世之學者於正史尙未究心輒泛涉稗官襍說徒見其愚妄且稗史最難看必學精識卓方能裁擇參訂否則殺訛汨亂雖多亦奚以爲熊氏在宋人中實矯然出羣者惟是於本書亦多脫漏則不無遺恨

前書同姓王侯分爲二熊氏則以王侯合而爲一自言西漢之王者連城數十或戴黃屋東漢之王所食不及十一二僅與西漢侯等故不分也前漢有功臣外戚恩澤等侯熊氏亦不分析槩以異姓諸侯以其以功者或親以恩者或功多互見難分故併之而各書其狀於始封之下熊氏亦已自言之此皆特變前例而可通者惟是宦者封侯之濫後漢爲甚前漢未之有也今乃一槩攬襍總名異姓諸侯太覺不倫殊非類族辨物之道宜別立宦者侯一門凡都亭侯之下方或注郡邑名或不注郡邑名蓋以

都亭各處多有知爲某處之都亭者書之不知則不
書但都鄉疑亦都亭之類而概云常山則不可解
第八卷異姓侯有壽亭侯關羽其下格注云武陵考
蜀志本傳曹操表封羽爲漢壽亭侯此傳寫誤脫去
漢字說詳後第四十一卷
前漢百官公卿表以三公三師將軍九卿皆聚於一
篇之中按年而臚列之後漢官制與前畧同乃熊表
自大鴻臚以上爲一截宗正以下爲一截離析殊覺
無謂或以其累墜欲圖輕省尙差可又復以順帝而
下劃分卷帙彌嫌煩碎

進表云陛下奮神武而撥亂致太平而中興蓋其時
爲高宗朝也自述云臣迂疏蹇淺之末學奇窮艱苦
之餘生荒松菊而出遊駐桑榆而筮仕又進狀云昨
嘗投進未蒙指揮時進書受賞者多方獨如是信識
真之難遇今書幸歸然特存惜未有刻板行世

漢制考

王應麟漢制考四卷所采惟三禮詩書論語孟子國
語公羊註疏及說文取材旣嫌太簡又此制宜分門
編次以類相從今乃卽以原書所出爲次蓋隨手抄
撮未成之書

陳壽史皆實錄
 晉書八十二卷陳壽本傳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
 同郡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入晉累官至治書侍御
 史元康七年卒年六十五元康是惠帝紀年壽當生
 于癸丑是蜀後主建興十一年計蜀亡之歲壽年已
 三十有一舊君故國之思最為真切具見篇中可一
 一尋繹而得之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九

東吳王鳴盛述

三國志一

陳壽史皆實錄

晉書稱壽作三國志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語氣已足其下又稱或云丁儀丁廙有名于魏壽向其子索千斛米不與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髡壽爲亮傳謂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晉書好引雜說故多蕪穢此亦其一也索米一說周柳蚪唐劉允濟劉知幾皆信之近朱氏彝尊杭氏世駿辨其誣謂壽于魏文士惟爲王粲衛覲五人立傳粲取其興造制度覲取其多識典故若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于粲傳附書今粲傳附書云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彧等

亦有文采又于劉廙傳附見云與丁儀共論刑禮如此亦足矣何當更立專傳乎且壽豈特不爲立傳而已于陳思王傳云植旣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于衛臻傳云太祖久不立太子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爲之羽翼是奪嫡之罪儀廙爲大又毛玠徐奕何夔桓階之流皆鯁臣碩輔儀等交構其惡疏斥之然則二人蓋巧佞之尤安得立佳傳然此猶陳壽一人之言也王沈撰魏書一則曰奸以事君一則曰果以凶僞敗魚豢撰魏略稱文帝欲儀自裁儀向夏侯尚叩頭求哀張隲撰文士傳稱廙盛譽臨

菑侯欲以勸動太祖則知壽所書儀廡事皆實而壽之用心實爲忠厚毛玠儀所讒也玠出見黔面其妻子沒爲官奴婢者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壽不屬之儀而第曰後有白玠者白者爲誰非儀則廡壽爲之諱也尚得謂因索米不得而有意抑之乎街亭之敗壽直書馬謖違亮節度爲張郃所破初未嘗以私隙咎亮至謂亮將略非長則張儼袁準之論皆然非壽一人之私言也朱杭所論最爲平允壽入晉後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許甚至本傳特附其目錄并上書表創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極矣評中反覆盛稱其刑賞

之當則必不以父坐罪爲嫌廖立李平爲亮廢竄尚能感泣無怨明達如壽顧立平之不若耶亮六出祁山終無一勝則可見爲節制之師于進取稍鈍自是實錄

壽本傳論曰正明旣沒班馬迭興奮鴻筆于西京騁直詞于東觀自斯已降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其推許至此索米等說特史家好采稗野隨手掇拾聊助談資耳壽史才之高作晉書者固已知之非有意欲抑之也

晉書王沉傳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

嶺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此條

虞世南北堂書鈔第九十九卷引之

困學紀聞十三卷邵公濟謁武侯廟文謂壽姦言非公與誤國不忠之譙周並貶此等亂道的是宋人聲口王應麟無識妄載之

綱目改通鑑斥魏帝蜀誠屬定論第此論習鑿齒已爭之見晉書本傳不始于朱子也漢絕而復續則黜新莽魏滅蜀後禪晉前尚有二年予晉則已蚤不予晉則無所繫此通鑑不奪魏之意耶

司馬溫公與劉道原書云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

天下傳祚後世子孫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今全用天子法臨統諸國其餘蜀魏吳宋齊梁陳魏齊周五代諸國地醜德齊不能相一名號匹敵本非君臣者皆用列國法至如劉備雖曰承漢然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字亦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李昇自稱吳王恪後是非難明今並同之列國不得以漢光武晉元帝例為比載章俊卿山堂考索前集十六卷此論甚允通鑑尚且如此况三國志乎

裴松之法

宋書六十四卷裴松之傳云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年

二十拜殿中將軍員外散騎侍郎義熙初爲吳興故鄣令入爲尚書祠部郎高祖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召爲太子洗馬除零陵內史國子博士太祖元嘉三年出使湘州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旣成奏上上喜曰此爲不朽矣出爲永嘉太守入補通直爲常侍復領二州大中正尋出爲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尋領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博士如故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松之當生于晉簡文帝咸安二年計晉亡之歲松之年四十九

劉知幾史通第五卷云裴松之三國志注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矣知幾譏松之與譏劉昭同要之皆未可廢

實矣啖蔗雖公之與齋隆卻同要之皆未可觀
書如素燼自此齋舉兼材則甘苦不食難以和同恭
鬱而喜樂異同不啻氏家恣其攀躡坐受恩惠其
隘啖蔗史臣筆正卷云斐然之三國志其實亦非也
平四十一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

東吳王鳴盛述

三國志二

武帝生出本末

魏武帝紀前既云漢相國曹參之後其下即言中常
侍曹騰養子嵩生太祖莫能審其生出本末乍讀之
似自相矛盾者此正陳壽立文之妙陳琳爲袁紹作
檄目操姦闖遺醜見後漢紹傳及文選雖敵國詆譏
乃道其實也史通云周之直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
位乃人臣跡參王者追尊建名比之天子可也當塗

慈銘案魏文帝紀黃初元年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太王者即操父太尉嵩也唐元年先尊為太王者也至明帝太和三年始追尊高祖太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太長秋者即騰也星年始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至洛陽奉安於廟蓋始定四親廟之制而劉暉傳言明帝即位詔議追尊高皇之父處士君暉以為漢初追謚之禮不及其祖周之上祖后稷以其位唐有功名在祀

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愚謂虞夏商周廟制已詳尚書盤庚後案咸有一德後辨矣漢太上皇崩後竟未加尊號太上皇以上亦不知以何人充四親之數竟無可考至於曹騰雖追尊而騰以上只有節節以上亦無可見追尊先世及定四親皆至司馬氏而後粗為明審至唐立九廟則又變禮之甚者

帝王之興不容無本據傳聞者書之聊復爾爾孫破虜傳云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蓋者疑詞正與魏武紀同評云孤微發迹安得追放其

典大魏發迹自高皇帝不宜追尊處士遂止又明帝紀注謂黃初四年有司奏立三廟太皇帝太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共一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毀今此無高祖神主蓋以親盡毀也此則親初唯立親廟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案紀黃初四年注引魏書曰有司奏造三廟立太皇帝廟太長秋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帝廟廟為親太祖高載不毀然則文帝時立三廟明帝增四廟後又增為七廟以文帝為親高祖豫尊帝高祖親與太祖為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僻四廟親盡遂毀而處士以上皆不追祀處士即名節若司馬騰續漢書備其字元偉素以仁厚傳者也於文帝為高祖於

先世若是之遠邪
范書以劉表為魯恭王後陳壽不取是矣至夏侯惇傳則云夏侯嬰之後案漢書滕公之後皆隨外家姓為孫氏則此為附會此固不可與武紀為曹參後之言一例論

紹使人說太祖

與平元年呂布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紹宋本誤同元修本作為疑偽字一云當作給亦通

稱太祖公王

明帝為高祖之父故裴以為親盡主毀矣其章初元年所立之四親廟蓋皆虛室以待將來者漢之親廟當亦如此

武帝紀前段但稱太祖自建安元年為大將軍則三公矣改稱為公至二十一年進爵魏王則改稱王雖似有理愚見以為既為作本紀躋之帝王之列自不如槩稱太祖為直截省却多少葛藤至其後歐陽公於朱溫亦倣此例則殊覺無謂

許鄴洛三都

文帝紀黃初二年注引魏略以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其實長安久不為都譙特因是太祖故鄉聊目為都皆非都也真為都者許鄴洛三處耳自建安元年操始自洛陽迎天子遷都許備見武帝紀中并

每有征伐事畢下輒書公還許至九年滅袁氏之後

則又遷都於鄴矣

封獻帝為山陽公都濁鹿城皆懷州修武縣地則都鄴明矣

紀

雖於此下屢書公還鄴或書至鄴而尚未能直揭明

數語使觀者醒眼

後漢書獻紀亦無此

至二十四年則書還洛

陽二十五年又書至洛陽其下即書王崩于洛陽至

其子丕受禪即真位皆在洛蓋自操之末年又自鄴

遷洛矣

沈約宋書三十三卷五行志魏文帝即位自鄴遷洛終黃初不復還鄴

紀所書

亦宜再加醒眼之句作史貴據事直書詳明整贍凡

帝王建都地及臨幸地雖非都而駐蹕所在皆當一

謹志之使觀者了然心日子嘗恨新唐書本紀於

武后中宗之在長安在洛陽全不分明陳壽意主簡嚴尚令讀者稍蒙昧較新唐書則已遠勝之

弱者勝

兩敵相爭弱者勝越滅吳韓魏滅智伯樂毅勝齊劉滅項曹滅袁

袁曹同起義兵袁頗信用曹後乃爲讐與劉項事亦相類

三祖

魏志明帝紀景初元年六月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帝制作興

治爲魏烈祖注引孫盛曰諡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焉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愚謂盛知魏人生存而豫爲廟號之非然未盡也禮祖有功宗有德自李唐始無代不稱宗其濫斯極要未有若魏之三世連稱爲祖尤振古未聞不但獻不能稱此名卽丕亦因父業何功之有三少帝紀景初三年十二月詔書及管寧傳陶正一奏皆稱烈祖明皇帝高貴鄉公卽位詔則直稱三祖亦見劉放傳又見晉書禮志陳壽於武紀稱太祖武皇帝而文明二紀但書文皇帝明皇帝沒其祖稱是有深意

沈約宋書五行志亦云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奏帝
爲烈祖與太祖高祖並爲不毀之廟從之按宗廟之
制祖宗之號皆身沒名存乃正其禮故雖功赫天壤
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
沈約此言與孫盛正同

凌雲盤

景初元年注引魏略云是歲徙長安銅人承露盤盤
折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
翁仲列坐司馬門外又引漢晉春秋云帝徙盤盤折
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於霸城又引董尋諫曰

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愚按古來鑄金
人者三主其一秦始皇鑄銅人十二見史記本紀其
二漢武帝築通天臺去地百餘丈雲雨悉在其下上
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露見三輔黃圖第五
卷其三則魏明帝也秦所鑄銅人已爲董卓椎破見
後漢書及三國志卓本傳則似景初所毀當爲漢武
帝之金人然李長吉歌詩卷二金銅仙人辭漢歌自
序以明帝徙盤爲青龍元年八月事年月與魏略不
合故西泉吳正子注長吉詩辨之據黃圖言始皇所
造爲董卓所銷尚餘二人未毀明帝欲徙洛陽重不

可致留霸城仙不可言狄知長吉未可非青龍元年所徙是漢武銅仙景初元年所徙是秦皇銅人也吳說如此然則魏略言景初所徙不當言有承露盤此微誤

魏人造陵雲臺見文紀黃初二年又見高堂隆傳成時使韋仲將題榜見世說新語中卷之上方正篇劉孝標注所引文章志何平叔景福殿賦云建凌雲之層盤李善注云凌雲盤名又衛覬傳明帝時役務方殷覬上疏曰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

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工夫誠聖慮所宜裁制也據諸文與魏略參觀則知魏人於青龍既徙秦銅人不可致至景初又徙漢銅仙又不可致憤怒遂又大發銅自鑄仙人掌承露盤名曰凌雲盤而又造凌雲臺置于其上焉凌雲卽通天意也其侈如此其所鑄翁仲製名與仙人絕不同且旣言列坐司馬門外則非臺上之仙人可知

秦金狄爲董卓所毀魏欲徙後留霸城者薊子訓嘗摩挲嘆息見後漢方術傳後苻堅又毀其二爲錢其

一百姓推置陝北河中見李石續博物志第七卷其餘漢武魏明所鑄竟無下落史籍紀載從未一及又金狄留霸城者胸前有銘見陶宏景真誥第十七卷古今談金石文字者亦從未一及

程大昌也者無知而好立議論最為可厭所作雍錄第十卷強改徙金人者為漢明帝而非魏明帝今不取

齊王芳被廢

齊王芳即位後紀歷著其通論語尚書禮記則假太后令廢之謂其耽淫內寵沈漫女德非誣之乎蓋司

馬懿殺曹爽至此六年而司馬師廢王政去曹氏

懿用操智

懿取魏即操取漢故智也目所習睹還用之甚便也操辛苦而僅得者子六年孫十二年一瞬耳操有靈悔不終為漢處士春夏讀書秋冬射獵

董袁等傳

董卓袁紹袁術劉表等傳以范書較之范之詳幾倍於陳壽凡裴松之所採以入注者皆范氏取入正文者也陳之精簡固勝於范然范贍而不穢銓敘井井亦不厭其繁

慈銘案古來篡逆之賊以王莽曹操朱溫三人為首莽居攝二年稱偽新十六年共十八年操子丕篡漢祚六年孫叔繼立十五年而權歸司馬氏溫建偽梁六年子友貞十一年共十七年而滅三逆之得數相符如此亦天道之巧合者

袁紹傳注誤

袁紹傳注引九州春秋謂紹延徵北海鄭元而不禮案元本傳稱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元大會賓客元最後至迺延升上坐與諸客辨對莫不嗟服應劭亦在坐北面願爲弟子紹迺舉元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其事如此安得有不禮之事此注又引英雄記載曹公云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此乃曹欲甚袁之罪故造此語本傳又稱紹與曹操相拒官渡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而卒則安得有行酒氣絕事皆妄也

劉表傳少長子琦後事

陳壽總求簡嚴然如劉表二子琦琮若于琦竟一字不提亦已矣乃上文旣並出琦琮而下文但敘琮降曹後事琦竟不見顛末不特事蹟不全行文亦無結束不如范蔚宗於傳尾兼及琦云操後敗于赤壁劉備表琦爲荊州刺史明年卒較爲完善

二刺史不當稱字

臧洪傳廣陵太守張超引洪見其兄邈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兖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案兖州刺史劉岱字公山豫州刺史孔伷字公緒皆起兵

史商榷 卷四十一
討董卓者見太祖紀今此段乃陳壽自執筆敘臧洪事非詞命何爲於二刺史稱其字乎漢季風氣好稱人字此必壽沿襲他人紀載之言未及改正耳公孫瓚傳云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云云此亦壽敘事非詞命而稱字亦非體與臧洪傳正同當云劉虞

州郡中正

夏侯元傳元議時事以爲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有年載矣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

怨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但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就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於州邦矣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

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中正輩擬比如其不稱責負在外則內外相參得失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案夏侯元之意專爲州郡中正據鄉黨評議以上撓銓衡之權故發此論大約漢末名士互相品題遂成風氣於時朝廷用人率多采之魏武已恨之故武紀於建安十五年載其下令曰天下未定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

後可用齊桓其何以霸今天下得無盜嫂受金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唯才是舉吾得用之又十九年令曰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而平定漢業秦濟弱燕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二十二年令曰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遂能成就王業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不敢東向在楚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高才異質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操以邪見欲破格用人術不正可知然清議不爲
衰止是以何夔傳夔言於太祖曰軍興以來制度草
創用人未詳其本各引其類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
閭夔蓋目睹操之以權道破格用人流弊不小故請
使用人參取鄉評也其後文帝卽王位之初而陳羣
始制九品官人之法州郡中正之設當始於此時但
羣傳只此一句國志但有紀傳而無志選舉科條不
可得詳竟不知所謂九品者爲何夏侯元之議則在
正始以後其時中正之權重矣後晉時陳壽以服中
使婢丸藥犯清議遂沈滯累年而南北朝亦恒設中

正如南史宋武帝齊高帝紀于受禪卽位大赦皆有
犯鄉論清議者一皆蕩滌洗除先注等語此所洗卽
中正所注也漢光武明章尊儒重道風俗之美留遺
如此之久夫鄉評有權雖不無流弊然三代以下士
惟恐不好名耳恐挂清議而勉思自好者多究亦維
風俗之一法

新唐書儒學柳沖傳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
寒士權歸右姓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
著姓士族爲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
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時有司選舉

十七史商榷 卷四十一
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據此則似中正之設專以門
第定人才高下矣文選第四十卷沈休文奏彈王源
一首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
約稽首言云云以南郡丞東海王源是晉右僕射雅
曾孫嫁女於吳郡滿璋之之子鸞璋之姓族士庶莫
辨源茂祖辱親請免官禁錮終身卽此以觀中正所
重門第自魏晉至六朝皆然然以夏侯元言參之其
始本論品行後乃專重門第耳魏崔亮創停年格亮
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論其弊云立中正不考
才行空辨姓氏要是流弊如此非其初制本然

沈約宋書臧燾徐廣傅隆傳論云選賢於野則治身
業宏求士於朝則飾智風起漢世登士閭黨爲先故
仕以學成身由義立自魏氏膺命選賢進士不本鄉
閭銓衡之寄任歸臺閣九品中正起於魏而約之言
乃如此

三國本無志晉書宋書南齊書北魏書各書雖有官
志而於中正一官絕不及之惟隋書第二十七卷百
官志敘北齊官言清都郡鄴臨漳成安三縣上上郡
上上縣各有中正卷末敘流內比視官十三等亦及
之然甚略中正平日于其境內人才豫銓定爲九品

以待司衡者之采擇其科指史不及也至晉及南北朝各史列傳中散見者則甚多不可枚舉或稱某州大中正或稱某郡大中正或無大字大約多以他官兼攝無專員又或以致仕家居者爲之不必定以現任官攝也至唐始廢史文既略其制皆無考杜氏通典第三十二卷職官門中敘至州郡官始詳述其制可補史家之闕詳見後第四十七卷

南齊書高帝紀建元元年十月詔宋元徽二年以來諸從軍得官者未悉蒙祿可催速下訪隨正卽給才堪餘任者訪洗量序若四州士庶本鄉淪陷簿籍不

存尋校無所可聽州郡保押從實除奏荒遠闕中正者特許據軍簿奏除或戍扞邊役末由旋反聽於同軍各立五保所隸有司時爲言列南史梁敬帝紀太平二年詔諸州各置中正舊放舉選不得輒承單狀序官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其選中正每求耆德該悉以他官領之觀此則中正之權亦重矣

夏侯元傳附許允王經

魏氏之亾始於曹爽之誅而終於齊王之廢及高貴鄉公之弒爽之驕溢其敗有由然爽不死司馬之篡不成若夏侯元李豐之獄則師昭相繼逆節彰著諸

公身沈族滅皆魏室之忠臣也故於元傳末以許允
王經終之以見其皆亾身殉國者而皆貶其以過滿
取禍則瘦詞以避咎耳世愈近言愈隱作史之良法
也

袁煥

義門何氏校云煥當作煥今太康縣有魏袁煥碑案
北平黃叔瓚玉圃輯中州金石考陳州府扶溝縣有
魏袁煥碑此縣又有漢國三老袁良碑方輿紀要云
金石林載入太康縣何氏因此遂以為在太康但作
煥甚明不知何以云當作煥惟是蜀志許靖傳云靖
與陳郡袁煥親善且其字曰曜卿則又似从火為合
且其父名滂不應煥亦从水未知其審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

諸人生於亂世或不忌故君或甘心死節其仕於操
者皆因緣託寄非其本心也况皆未入黃初篡奪之
事不與焉以管寧終之以見隱見不同臭味各別必
如寧之志行方為最高耳

邴原傳末所附三人皆曾貴仕者管寧傳末所附二

人皆能終遯者義類謹嚴非漫然也

二人者張瑄一
百五歲胡昭八

十九歲亦以壽高相為類管寧客遼東公孫度及文帝徵寧遂將

家屬浮海還郡不但知公孫氏將亾亦以不還則必結怨於曹氏也潔其身英其迹可謂兩得之矣詔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邪喜上言揆寧前後辭爵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志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不爲守高喜可云善爲我辭矣全寧之節者喜也其後正始二年太僕陶正一等薦寧宜備禮徵聘而奏末又言若寧固執守志斯亦聖朝同符唐虞雖出處殊塗於興治美俗一也此又諸公之留此退步以爲寧地者然此時寧年已八十四寧亦自知必免矣

田疇字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案陶潛擬古詩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春字之下注云一作泰予所據者從友人朱奐文游借得宋紹熙壬子冬贛川曾集刻本觀此則知或作子泰或作子春宋人已不能定然畢竟以春爲正也至宋姚寬西谿叢語下卷據漢書劉澤傳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云云晉灼注引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以此當陶詩所用則大謬不但田生以干謁爲事與田疇不相類且陶詩旣云無終則非齊人

甚明何得牽合有一等人不能看正史。苟按宋元小說以掩其短。如姚寬之輩未嘗學問而好爲議論。自有學識者觀之。雖多亦奚以爲。

貢禹兩龔之匹

評以袁渙邴原等爲貢禹兩龔之匹。意指顯然。其待魏室之輕重亦有在矣。蓋借禪讓以爲篡竊。始於莽操莽敗。操成其開後世以巧奪之門一也。陳壽目睹兩朝故尤謹之。而寓其意於諸賢出處之間。示進退於列傳先後之際。其用心良苦矣。

耳耳

崔琰傳楊訓發表稱贊功伐。琰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案谷音柯芝詩耳耳。非佳語。陸陸難爲顏以耳耳連讀。此宋季人讀。恐不可據。按文當以生女耳爲句。

先世名臣

鍾繇傳繇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愚謂雖云一代偉人。實則兩朝達節。陳壽以此三人作合傳。故引丕語以著其合之之意。而先書先世名臣四字。則不待貶而其失節自見。然朗之子肅作諸經傳訓。

解忌鄭氏康成名高而攻詆之。其名位既極隆赫華歆之孫嶠又秉史筆作漢後書又於譜敘中增飾歆之美。謂文帝受禪而歆以形色忤時。夫歆既為魏相國又何忤哉。發壁牽后誰所為也。甚而孫資之元孫盛亦作魏氏春秋晉陽秋鄙夫佞人昌後乃爾幸其書皆不傳。陳羣子泰傳裴松之注引孫盛魏氏春秋而云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達實固君子所不取况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據此則孫盛之史多曲筆而華嶠可知

弟子避役

王朗子肅傳注引魏略云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

天下分崩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麓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以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案補舊碑缺壞疑即指蔡邕石經而言太和青龍正孔明屢

出祁山之時所謂避就者即避役也劉馥子靖傳靖
上疏曰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寡有成者蓋
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云云正
指此事也上文朗傳注中引魏名臣奏載朗節省奏
謂西京學官博士七千餘人博士下當脫弟子二字
今此曰數百人曰千數較漢盛時多寡懸殊乃爾

程郭董劉蔣劉傳

諸人皆魏之謀主也運籌決勝功效卓然至於翦漢
之迹肇自董昭傾魏之端啓於資放列敘諸人而以
劉放殿之且以孫資附入放傳以明智計之士見利

忘義不可保信以此始者必以此終著戒甚深不然
以諸人之謀略且與二荀肩隨矣何獨區而別之乎
賈詡地望無可言然觀其處父子之間勉不以孝荅
操甚忠則尚優於諸人離之此而合之彼其例密矣

魏民比漢一郡

蔣濟傳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濟上疏曰今雖
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按陳羣傳青
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今喪亂之後
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羣之言與濟
正同彼文下臣松之按漢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

慈銘案後漢書王允
傳所載謂說李傕之
言則漢季之禍實謂
一人為之其罪通天萬
死莫贖而王氏侮其極
至之間詭效小節何
為優乎國志本傳所
述亦同裴世期以為自
古非亂未有如此之甚
誠深可痛恨者也蕭
常續漢書贊亦深詆之

戶口最盛汝南郡爲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大殊陳羣之言於是爲過再考杜畿子恕傳太和中恕上疏曰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今考明帝卽位建元太和太和七年改青龍青龍五年改景初儻如松之之言以陳羣爲過則蔣濟亦過也杜恕近之然亦甚其詞矣又考張繡傳破袁譚繡增邑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操破袁氏之時天

下亂極生靈塗炭張繡傳云云斯爲實錄其後稍平定至青龍景初生聚孳息三四十一年戶口當必漸加故松之以陳羣爲過自此以至晉太康生聚孳息又不下四五十年而中間雖有征役絕無大亂若黃巾董袁之甚者則其戶口自當益以滋殖豈可遂據太康以例青龍景初時乎

南齊竟陵王子良密啓武帝論民戶疲耗有曰以魏方漢猶一郡之譬見蕭子顯南齊書本傳然則蔣濟陳羣之言從來相傳如此何得云魏始承喪亂時與晉無大殊又南史齊東昏紀張欣泰謂裴長穆曰以

秦之富今不及秦一郡南朝既不及秦一郡則魏初
只何及漢一郡可知

雞棲樹

劉放傳注引世語曰放與孫資久典機任夏侯獻曹
肇心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
復幾案顏師古急就篇注阜茨樹一名雞棲

放資傳多微詞

放資傳多微詞如云放資既善承順又未嘗顯言得
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案王思在梁習
傳放資之罪在引司馬耳然此不可得而言也故以

他罪入之著其事而微其詞也其上文先言齊王卽
位以決定大謀增邑所謂大謀者何也援納篡賊也
則抑毗助思固其小小者矣用意不亦彰明較著哉

戾渠陵大竭水

劉靖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修廣戾渠
陵大竭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案三更未詳渠陵
字當乙水經注作戾陵堰車箱渠并載劉靖造竭開
渠碑元文詳見第十四卷鮑邱水篇

五人俱逝

王粲傳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

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並見友善其餘雖有文采
不在此七人之例案此所謂建安七子也其下文載
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而其
上則言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
病卒又言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幹
琳之下毛板脫去瑒字今增此正所謂一時俱逝者
也但粲亦以此年卒則七人中五人俱逝而獨遺粲
者意粲道病卒不在鄴下且又雖同在一年中而非
一時故邪東漢從洛遷關中又從關中還洛建安元
年魏武乃迎天子都許九年破袁尚定鄴
又遷鄴七人飲酒
賦詩皆在鄴也

後世文人浮華輕薄之習七人開之曹丕命甄夫人
出拜客劉楨平視之又命吳質諦視郭后俱見王粲
等傳注
而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衛臻計吏命婦出宴見臻
傳
一時風氣流蕩若此

傅嘏才達

王粲衛覬劉廙劉劭傅嘏傳評末云傅嘏用才達顯
松之云嘏識量名輩實當時高流而云用才達顯不
足以見嘏之美案此書於易代之際有貳心以邀功
者必加微詞司馬氏勢雖偏主然師死於淮昭方在
許亦事之至危也嘏專心奉戴擁衆還洛大柄已得

魏祚傾矣故首列王粲書其勸琮納土之謀中傳衛
覬特著還漢助禪之事終之以嘏則奉馬傾曹此始
此終著鑒甚明故評中特表徐榘之冲虛以示優劣
焉如榘猶揚雄之不與事耳此外皆與聞乎篡者稱
嘏才達節不足見矣松之未明作者之凡也

陳羣勸劉備勿東爭徐州

陳羣傳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
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表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呂
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
與表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

用羣言陳氏景雲

字少章吳縣學生

曰是時呂布正據兖州

與曹操相持何暇分兵規取徐州乎及布爲操所破
乃東奔備已在備領徐州之明年至備與表術戰術
誘布襲取下邳此又在布奔徐州之後一年當羣時
止可料表術之爭徐不能逆睹呂布之爲害也况備
雖名領豫州不過屯徐之小沛謙旣卒而備不領州
事徐州爲他人所有備亦安得有容足之處哉他日
袁呂相爲首尾協領徐州此變生意外初非始謀不
臧輕舉貪得致貽顛蹶又何追恨之有斯實由魏史
以事後而附會虛談陳壽未及刊削

回倒

徐宣傳帝船回倒回倒無注或作回旋傾倒意亦得未可定何氏焯云回卽桅也古字通今世呼舟中植颿木誠有回音至其字作桅則不知所出說文桅黃木可染者假借用之未審起於何時若與回通恐未可此說當闕疑

太學課試

文紀黃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亦見明紀太和四年高堂隆傳景初中詔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蘇博士靜秦分

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爲設課試之法案太學課試之法略載前續二漢書儒林傳魏亦行之如上所引而又略載王肅傳說已見前然其科條不可得詳所可見者惟漢於五經立十四家今增穀梁春秋一家又用王朗易傳課試三國志但有紀傳別無志遂使遺制零落難尋

毋亼儉反

毋亼儉傳儉與夏侯元李豐善揚州刺史文欽徼賞不許怨恨儉以計厚待欽正元二年正月儉欽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舉兵反案凡作史者書

法先書其反而後言其罪狀則是正其罪而書之坐以實反也先具其狀然後言反則所云反者乃不得已而言之儉反司馬師非反魏顯然可見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

東吳王鳴盛述

三國志三

劉璋傳脫誤

劉二牧璋傳張魯驕恣璋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通鑑作數爲所破又璋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已定漢中四字殊不可解必有脫誤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在建安二十年距此時相後數年

山勢

先主傳先主與夏侯淵張郃等相拒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案法正傳云于定軍與勢作營此山字誤其下脫文何氏已詳之

勸學從事譙周

建安二十五年羣臣勸進先主內有勸學從事譙周顧氏曰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以周爲勸學從事與此不同周卒于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當先主卽位年僅二十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爲是

宮府

諸葛亮傳亮率軍北駐漢中上疏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案府者卽三公之府見前漢書宮中者黃門常侍也宏恭石顯排擊蕭望之周堪曹節王甫輩反噬陳蕃竇武此宮府不一之禍也時雖以攸之禕允分治宮中政令猶恐後主柔暗或有所暱故首以此爲言其後董允旣卒黃皓專政而國亾矣當檢允傳同觀又可與三十七卷臺閣一條參尋之

若無興德之言

亮上疏曰討賊興復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

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案此文載文選李善注謂責攸之之上有若無與德之言六字蜀志本有文選脫今蜀志諸葛亮傳反脫而文選反有之者攷此六字董允傳中亦具載李注所云蜀志有者蓋指允傳之文其亮傳蓋本自脫而文選則後人因善注添入

亮誅馬謖

習鑿齒論諸葛亮誅馬謖云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鴛下之用

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亮之誤非誤於誅謖誤於用謖不得其當耳謖幼負才名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蓋其所長在智謀心戰之說亮旣用之赦孟獲以服南方終亮之世南方不復敢反此其明證也祁山之役令爲先鋒統大眾在前以運籌決策之才而責以陷陣摧堅之事是使蕭何爲將而韓信乃轉粟敖倉以給軍也宜其敗矣此則亮之誤也

十二更下在者八萬

裴注亮在祁山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案周官小司徒

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畹畹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十二人徒二人以小司徒參之司徒之可任者如此之多司馬法之出土徒數如彼之少古人用兵皆爲不勝計以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尚可扶持故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數不幸而敗不可救矣晉作州兵乃盡數調發非先王之法他如魯成作工甲蘇秦以

齊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已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不然一蜀之大兵多不過十二萬孔明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及其亾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詳見予周禮軍賦說

漢壽亭侯

關張傳曹操表封羽爲漢壽亭侯裴松之無注熊方後漢書年表第八卷異姓侯有壽亭侯關羽其下格注云武陵此傳寫誤脫去漢字而注武陵則確也續

慈銘案蜀志先主傳
摩下先主為漢中王
表於漢帝具列諸臣
名有曰湯寇將軍漢
壽亭侯臣關某據
侯本傳先主收江南諸
郡以其為湯寇將軍
及為漢中王拜為前將
軍而亦嘗別有封爵
蓋即仍漢壽之封故
侯卒後追謚曰壯繆侯
子興嗣興卒子統嗣統
卒興庶子彝續封皆
就其故爵也漢壽由
曹操表封固出於漢
帝故先主仍而不改
侯又遷亮未及見先

主踐位故亦不進爵然
則王氏漢前將軍漢壽
亭侯之稱不得為非也
又案侯傳言先主收江
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
侯為襄陽太守湯寇
將軍案張飛傳言先
主既定江南以飛為督郡
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
侯先主元勳惟關張兩
人故以委任如諸葛名
將如趙雲而諸葛之封
武鄉侯趙之封永昌亭
侯皆至後主建興元年
終先主世迄未封爵然
則侯傳既云封拜元勳
乃僅著軍號而不及爵
封非以仍其故封不更
著綴獨怪昭烈寄任壯
繆過於桓侯而桓侯於
章武元年進封西鄉侯
馬超亦以是年由都亭
侯進封繁鄉侯壯繆

漢郡國志武陵郡屬縣漢壽刺史治是矣王氏世貞
奔州山人續彙第六十一卷有漢前將軍漢壽亭侯
廟記前將軍是劉先主所授漢壽亭侯是曹操所封
王氏連稱之此非是而以漢壽連文則是也洪邁容
齋四筆第八卷辨壽亭侯印一條云荆門玉泉關將
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
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於
潭府以為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
之廟中南雄守黃兌見臨川興聖院僧惠通圖印形
為作記而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

門大樹下土中溪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并背俱有文
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留於左藏庫邵州守
黃沃叔啟慶元二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氏其文正
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為皆非真漢物且漢壽乃亭
名既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其大比它漢印幾倍
之間嘉興王仲言亦有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
雲長以四年受封當即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
是特後人為之以奉廟祭其數必多今流落人間者
尚如此也以上皆洪語其辨甚精流俗無知之輩或
翔異解云本是封為壽亭侯陳壽特加一漢字以著

竟以先逝不得進爵子
孫三世以亭侯終雖國制
如是而酬功稍薄矣

明其爲漢試問彼時地名中安得有所謂壽亭者乎
況使果作壽亭侯則其時操方身爲漢臣其表封關
公係假漢帝之命以行此其爲漢亦何待言而陳壽
必爲贅加一漢字乎不通古今之妄人其謬一至於
此

又尚書禹貢荊州疏引郭璞爾雅注云有水從漢中
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漢壽卽漢廣漢郡葭明縣
蜀先主始改名漢壽晉又改晉壽此不但與武陵漢
壽本非一地全無干涉且當操表封關公時先主尚
未入蜀蜀地未有此名也唐詩鼓吹第一卷劉夢得

漢壽城春望詩明古岡廖文炳解於題下旣云城在
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則以爲蜀漢壽矣而于首聯
荒祠古墓對荆榛解云古荊州治亭下有子胥廟楚
王故墳則又似武陵此不知考核兩漢壽之名同地
異也

魏志劉放傳黃初三年封魏壽亭侯裴亦無注此疑
亦武陵漢壽此雖吳地因其時孫權臣服魏人遙改
名之與蜀之漢壽無涉

傅士仁

將軍傅士仁屯公安案楊戲作輔臣贊及吳主傳並

稱士仁呂蒙傳亦然然則姓士名仁傳字衍吳志漢末有交州刺史士燮則當時固有士姓矣常璩華陽國志第六卷作傅士仁此吳瑄古今逸史俗刻校者妄改不可據

關傳注多誣

裴松之注專務博采若關雲長傳所採蜀記六條典略一條內惟龐德子會滅關氏家一條或係實錄其餘盡屬虛浮誣妄松之雖亦尚知駁正然徒勞筆墨矣觀裴注愈知陳壽史法之嚴

益德

慈錄案秦宜祿事尤委瑣不根然英雄本自自不累大德此北江謂英雄也
許維成在不好包因曰壯修此節言近之病傷必稱壯修與此事不可笑也

張飛字益德甚明而古今逸史中所刻華陽國志劉先主志作翼德甘肅蘭州刻同此妄人所改

關張贊稍不稱

關張傳贊云關羽張飛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竝有國士之風夫關公之所以爲國士者以其乃心漢室耳若其與張遼策馬刺殺袁紹將顏良于萬衆之中遂解白馬之圍公之所以爲國士豈專在此哉且其報曹正爲歸劉地也若徒以報曹爲公義舉未爲知公之心此贊稍嫌不稱卽張桓侯之美亦不宜但以釋嚴顏一節當之

蜀諸臣年

李商隱籌筆驛詩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愚謂先主語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夫亮與丕豈可相提並論十倍固不足言卽管樂雖本亮自稱亦恐有所未盡不如老杜伯仲之間見伊呂一語品題尤當而痛惜關張無命則是也張少於關數歲其死年必未老固可恨而諸葛年亦僅五十四馬超四十七龐統三十六法正四十五黃忠傳言其勇毅冠三軍而名望不高則年亦必尚未老乃先主爲漢中王之明年遽卒趙雲卒於建興七年其年想亦不過五十餘惟空虛無實之許靖年逾七十耳天欲廢漢人不能興之矣

馬謖逃亡

向朗傳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案廖立傳立詆朗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卽此傳所云素與馬謖善也至謖傳但言其敗於街亭下獄物故並無逃亡事而此傳乃云云意謖逃而被獲故下獄死若然則罪所應得而習鑿齒尚譏亮殺謖爲非何也其事殊不明悉

郤正造降書

郤正傳景耀六年後主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
造也陸游籌筆驛詩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客作
降箋用意相形甚妙但不知造降書者乃郤正非譙
周也

郤循

費禕傳延熙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郤循在坐禕
歡飲沈醉爲循手刃所害案魏書三少帝紀齊王芳
嘉平五年作郤修本書張疑傳及吳書諸葛恪傳注
引志林並同惟費禕傳作循明是傳寫誤

姜維志在復蜀

姜維傳末敘維爲魏將士所殺事維本志在復蜀不
成被殺其赤心則千載如生陳壽蜀人而入晉措詞
之際有難焉者評中於其死事反置不論而但譏其
翫衆黷旅以致隕斃壽豈不知不伐賊王業亦亾惟
坐待亾孰與伐之特敵國之詞云爾若以維之謀殺
鍾會而復蜀爲非則壽不肯爲此言此其所以展轉
詭說以避咎也維之于蜀猶張世傑陸秀夫之於宋
耳注引孫盛云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
故老及姜維旣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
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

今傷之其下文皆盛貶維之言盛倭人子孫言固難
據攷永和三年李勢破滅是年丁未去蜀亾景耀六
年癸未凡八十五年

楊戲輔臣贊

楊戲華陽國志作楊羲昭烈贊以興與音爲韻案秦
風小戎末章興與音爲韻大雅大明七章興林心爲
韻興本蒸韻此等乃偶沿方俗之音非其正也而此
贊卽據小戎大明用之諸葛丞相贊首用濱真文韻
第八句用風韻第九句用心韻第十句用身韻風古
音在侵此以風與心爲韻間襟二韻於其間而身則

仍與濱真文爲韻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三國志四

漢吳始終

漢高祖始為漢王居南鄭至蜀先主以漢中王終之
吳孫堅始封烏程侯至孫皓亦以烏程侯入即位終
之

吳志有關

陸士龍集第八卷與兄平原書云雲再拜誨欲定吳
書陳壽吳書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

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寫送兄所謂陳壽吳書者似
 卽三國吳志非別有吳書所謂嚴陸諸君傳嚴當是
 嚴陵而陸似是陸遜抗等但機雲抗子稱謂不別異
 未詳至九錫文今載吳主孫權傳而分天下文吳志
 獨不載尤不可解又攷薛綜傳孫皓時華覈上疏曰
 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
 峻俱非史才所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
 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共撰然則士雲所稱吳書不
 冠以陳壽者當卽五人作

裴松之注中亦引吳書

虔亭

吳志孫權傳建安二十三年權將如吳親射虎於虔
 亭庾子山馬射賦云飛鏃於吳亭之虎謂此事也元
 和郡縣志虔亭壘在丹陽縣東四十七里

魯肅凡品

趙咨謂孫權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案張昭毀肅
 謂其年少粗疏是不為時論所歸故云凡品其實肅
 人才豈出周瑜之下

孫氏陰謀

孫權稱臣事魏已久及黃武元年春大破蜀劉備奔
 走勢愈強盛則魏欲與盟而不受九月魏兵來征又

卑辭上書求自改悔乞寄命交州乃隨又改年臨江
拒守彼此互有殺傷不分勝負十二月又通聘於蜀
乃既和於蜀又不絕魏且業已改元而仍稱吳王五
年令曰北虜縮竄方外無事乃益務農畝稱帝之舉
直隱忍以至魏明帝太和三年而後發反覆傾危惟
利是視用柔勝剛陰謀狡猾陳壽評以句踐比權誠
非虛語

不郊祀無宗廟

嘉禾元年注采江表傳孫權不郊祀事案宋書五行
志云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業創七廟但有父堅

廟遠存長沙而郊禋禮缺末年雖一南郊北郊遂無
聞焉三江五湖衡霍會稽皆吳楚之望亦不見秩祀
反禮羅陽妖神以求福助竊謂權本僭盜而郊祀宗
廟在漢尚無定制於權乎何誅

小其

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勲將屯田及作土三萬人鑿句
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案今水
道自常州府城外經奔牛呂城以至鎮江府丹陽縣
城外自此再西北行至府治丹徒縣城外入江此道
大約當吳夫差尚未有直至孫權方鑿之吳人爭霸

上國開邗溝通江淮而戰艦仍不能達尚由海入淮
若從常鎮間北至江岸則尚有陸無水直至三國方
有雲陽卽今丹陽縣也太平御覽引吳志岑昏鑿丹
徒至雲陽杜野小辛間皆嶄絕陵襲者小其當作小辛傳寫
屬丹徒小辛屬曲阿曲阿亦卽今丹陽縣至今此道舟行望兩
岸高如山正所云嶄絕陵襲者小其當作小辛傳寫
誤也蕭子顯南齊書州郡志云南徐州鎮京口吳置
幽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吳會孫權初鎮之
觀此則知自今吳縣舟行過無錫武進丹陽至丹徒
水道自孫氏始說見尚書後案禹貢揚州

察戰

三嗣主孫休傳永安五年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
豬注察戰吳官名今揚都有察戰巷案沈約宋書作
蔡戰或遂疑爲人姓名但孫奮傳注引江表傳孫皓
遣察戰齎毒藥賜奮死未必蔡戰一人至皓時又受
此使宋書特傳寫誤耳晉書五行志云吳孫休永安
五年城西門北樓災六年石頭小城火時嬖人張布
專擅兼遣察戰等爲內史驚擾州郡是也

封禪國山

孫皓傳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開得石函中有小

石青白色刻皇帝字于是改年大赦又云秋八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案吳禪國山碑見宋趙明誠金石錄而其文久漫滅近日博學如東吳顧氏秀水朱氏皆未之見惟亾友山陽吳玉搢山夫金石存著于錄云此碑篆書碑甚巨今存者止二十行行九字而字皆不可辨識審視諦觀稍可見亦不能成句趙明誠跋約舉其文僅百許字而趙彥衛雲麓漫抄第一卷載之頗詳約八九百字前歷言諸祥瑞後云旃蒙協

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淵獻受上天玉璽文曰吳真皇帝乃以柔兆涸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實彰明命於是丞相沈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執金吾修城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昏直晃昌國史瑩等僉以爲衆瑞畢至宜行禪禮遂于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云云攷旃蒙協洽爲乙未陬訾之舍亥月也據碑則得石文本是天冊元年十月事是年歲在乙未故于其明年改元天璽柔兆涸灘是丙申月正革元是正月也其年八月行禪禮故於明年改元天紀也

大司空朝卽兼司徒董朝而碑無周處晉書五十八卷處傳言處仕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則是武臣而此乃云兼太常蓋其所兼之虛銜耳

子喬

孫翊傳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旣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此段文義殊不可曉攷亮兄瑾仕吳其第二子曰喬字伯松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赴蜀爲亮子然則據文似

子喬卽謂養子喬陳壽旣敘完悼松如此又解之云亮之所以知松者由其養子喬咨述之故也詳玩之其實不然子喬當卽松之字非指伯松咨述觀良器之文自明由亮以下九字疑後人妄附益非陳壽元文

周瑜子允廢死

周瑜大功盡在赤壁一戰而瑜死後子允以罪徙廬陵諸葛瑾步騭連名訟瑜其稱功但有摧曹操烏林一句殊不敢顯然詳敘瑜之定計破曹蓋以權晚年任數多猜忌果殺戮故歸美於上而隱瑜之功及權

一 吳南林 卷四十二 六
荅書則數允之罪但有酬淫自恣別無他惡也意者
允必有頌言父當年之功洩漏上聞者故權恨之如
此若但以酬淫自可戒飭何至廢絕以死且功臣之
子而以酬淫聞此豈權之所惡乎

策權起事在吳

魯肅傳云孫策薨權住吳案項梁與羽策與權起事
之處皆在吳卽今蘇州府治吳長洲元和三縣地蓋
自闔廬夫差以來吳兵甚強漢魏時尚有遺風非如
今日吳人之柔脆不足爲用武地也項事已見前知
策權起吳者周瑜傳云策謂瑜曰吾以衆取吳會卿

鎮丹楊建安三年瑜還吳策親自迎瑜瑜年二十四
吳中皆呼爲周郎是策之始立在吳也又云建安五
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是權之始立在
吳也策傳謂策引兵渡浙江據會稽自領會稽太守
以朱治爲吳郡太守但會稽太守治山陰吳郡太守
治吳策雖領會稽而志量實在江淮上游在吳猶近
之若居山陰太遠不及事矣故下文卽云曹公表策
爲討逆將軍封吳侯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也
權傳云策薨以事授權曹公表權討虜將軍領會稽
太守屯吳此權在吳起事之明文自此以下屯吳凡

十二年赤壁破曹之後方徙治秣陵改為建業

張紘傳云

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吳迎家

居建業者又十年取關公得荆

州之後又徙武昌兩徙皆為據荆不但為拒曹黃龍

元年仍還建業自此至薨皆在建業

唐許嵩建康實錄敘孫權於建安五年策薨以後事

付權之下歷敘權事至十三年將與劉備合謀拒操

而尚未破操赤壁之前書曰權始自吳遷於京口而

鎮之自注云案地志吳大帝自吳遷朱方築京城南

面西面各開一門即今潤州城也因京峴立名號為

京鎮在建業之北因為京口嵩所引地志是唐以前

古書可信者時根本仍在吳而遷京口欲漸為居秣

陵地也其下敘破曹事其下又書十四年權居京口

云云至十六年乃書權始自京口徙治秣陵十七年

城楚金陵邑地號石頭改秣陵為建業敘次甚分明

勝於陳壽

瑜肅異而同

英雄舉事貴爭先著一落人後便非俊物袁紹欲迎

獻帝不果遂為曹操所先及與紹相拒官渡劉表坐

守荆州不能出一步以襲許救袁而孫策陰欲襲許

迎帝未發為人所殺若其事成操敗矣非爭先著者

乎周瑜方結劉拒曹曹甫敗旋欲制劉以取荆而并
 圖蜀著著爭先真俊物也魯肅與孫權合榻對飲為
 畫大計與瑜同耳至破曹之後仍勸權以荆州借劉
 此則與瑜異者然肅之計為孫不為劉權雖謂此計
 為一短但荆州新附其勢吳難獨占兩雄相爭徒為
 敵利然則肅計亦未為短故瑜病困薦肅自代二人
 之計異而同者也至肅傳載肅與關公單刀俱會之
 言注又引吳書云云兩人各為其主亦復旗鼓相當

三史

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曰權謂蒙曰讀書但當涉獵孤

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大有益三史似指戰國

策史記漢書孫峻傳注引吳書曰留贊好讀兵書及

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三史元本作三略愚謂

彼時不但未有范蔚宗書并謝承見妃華嶠列傳第

十四華表傳司馬彪見晉書列傳第之書皆未有則三史

自不得指為史記前後漢即晉書傳元傳云元撰論

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元卒于晉武帝時所

稱三史亦未必有後漢直至唐宋以來學者恒言乃

皆曰五經三史則專指馬班范矣愚竊以為宜更益

以陳壽稱四史以配五經良可無愧其餘各史皆出

其下

孫策襲袁術

蔣欽傳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云云案策本袁部曲雖後絕之安得有襲袁事誤不待言校者改爲李術亦恐非是攷孫策之表用李術爲廬江太守乃在東渡以後且志中亦並無襲李術事則改袁字爲李字者非矣竊疑襲字當爲依字或就字之訛觀隨從給事之言殆如朱治傳中言治扶翼策依就袁術耳

治賊黜賊

治賊當作冶賊東冶之賊也黜賊黜亦作黜黜縣之賊也

黎斐

丁奉傳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據此文則魏大圍之似所圍者卽奉也下文何云復使奉解圍乎元修宋板魏大下有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凡十二字然後接圍之云云此脫去故不可解文選陸機辨亡論李善注引吳志正與宋板同而善所引於奉爲先登之下卽云黎斐力

戰有功云云此作史者因黎斐無傳故於丁奉傳中帶敘黎斐事耳俗刻誤衍屯於二字又誤斐爲漿遂以黎漿爲地名而力戰有功拜左將軍似皆爲奉事矣豈知上文奉先爲偏將軍冠軍將軍滅寇將軍封都亭侯又爲虎威將軍進封安豐侯何待此時方拜左將軍乎下文敘建衡元年戰事畢卽云三年卒其下乃又說奉有功驕矜云云俗刻脫卒字又不可讀古書傳鈔鏤刻脫誤旣多又每爲無學識者改壞一開卷輒嘆千古少能讀書人

吳會

朱桓傳桓爲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此謂吳與會稽也孫韶傳注孫河從策平定吳會亦謂二郡今人竟以爲吳中之稱會字如字讀不讀若膾援唐王勃滕王閣序指吳會於雲間爲證皆非也

張溫黨暨豔

張溫傳溫聘蜀還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未究權旣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幽之有司下令云云將軍駱統表理溫云云案權之下令歷數溫罪但言其交結

暨豔在豫章聞曹丕來不出兵賁恩署置等事所謂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者絕不言其稱美蜀政其中惟
責其將殷禮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亦是借題影
射駱統申理亦只就權所責者辨之而已共約千餘
言不及其美蜀政也作史者探權隱情表而出之最
妙但其上文但言使蜀而還所謂稱美蜀政者絕不
敘及則突然而出又嫌著語無根意其語已失傳故
耳殷禮吳之名賢而終不大用亦爲溫累耳暨字在
質韻者集韻云居乙切姓也吳有尚書暨豔陶宗儀
云音結但暨豔事並見溫及陸遜兩傳中裴松之兩
處皆無音則宋元人所音不知何據

陸遜用火攻

陸遜傳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伐從巫峽建平連
圍至夷陵界遜乃令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通率
諸軍同時俱攻破其四十餘營備大敗走愚謂遜仍
用周瑜火攻之策此地多山林險阻待其傍巖依樹
結營既密然後用之連營愈多燒毀愈易遜久有成
算而其上書於權及所以告諸將者略不宣洩機事
密故能成功也但此法只可用之赤壁巫峽耳平原
非所宜至後世銃礮起而火器又爲之一變且并用

之以破城矣

南陽謝景善劉廙先刑後禮之論遜呵之案魏志劉廙南陽安衆人與丁儀共論刑禮傳於世景之州里前輩也

斯姓

賀齊傳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奸斯御覽作期但廣韻斯字注中正引此文

杙塹

賀齊傳繫賊陳僕等屯林歷山山四面壁立數十丈

齊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案二戈字新安志皆作弋據水經注上戈字當作杙下戈則不誤杙所以緣而上也安人見下有戈安改之斬字新安志作塹是當從之塹下山字衍文緣道之下御覽有道成二字

山越

諸葛恪傳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出之可得甲士四萬衆議以丹楊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皆仗兵野逸征伐爲難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

恪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界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不與交鋒候其穀熟縱兵芟刈山民饑窮漸出降首人數皆如本規權遣薛綜勞軍曰山越恃阻不賓皇帝命將西征元惡既梟種黨歸義故遣迎致犒賜案山越者自周秦以來南蠻總稱百越伏處深山故名山越山越二字自恪傳外又見吳主孫權傳建安五年嘉禾三年又見太史慈孫賁吳主權徐夫人周瑜黃蓋韓當朱治張溫賀齊等傳中或言鎮撫或言討平或言山越懷附畏服云云攷吳所有者揚荆交廣四州交廣山越必多然距京都甚遠彼既不來我

亦不往任其獸伏鳥竄而已荊州南境零陵桂陽等郡亦稍遠惟揚是所都揚所轄各郡中丹楊一郡正是秣陵所都之地稅歛調發舉足輒及而山越爲梗故吳世恒以此爲事秣陵今江蘇江寧府而漢丹楊郡之境兼今安徽之寧國池州太平徽州等府廣德一州又得浙江湖州杭州二府之西北境郡之東南境皆與吳會稽二郡爲界吳人於建安十三年分丹楊之黠歛爲新都郡又於十五年分豫章郡爲鄱陽郡故諸葛恪傳言丹楊與吳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也然山越頑抗大約尤在與新都鄱陽鄰接處今

徽寧二府與江西饒州界萬山環繞正山民負固不服地故孫策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太史慈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始見囚執見慈傳程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塘徙丹楊都尉居石城石城今池州府貴池縣漢丹楊都尉治歙縣蓋吳人徙此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破之見本傳又歙賊屯安勤山及烏聊山繫賊屯林歷山賀齊破之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鍾離牧為監軍使者討平之亦各見本傳可見山越莫盛於此處予曾兩至旌德縣癸巳由浙江湖州府長興縣之四安鎮登陸行過安徽廣

德州渡河瀝溪過寧國府寧國縣行亂山中過石鼻山以至旌德皆自東而西北路荒僻行人甚少疊嶂盤回險仄殊甚中有前明萬歷間開路碑蓋自古為行旅所苦直至明方開乙未則從荆溪過東壩渡固城湖至宣城自北而南過涇縣琴溪以往此路差大然亦險甚自此而南至新安山愈深矣宜三國時為賊所據也此在吳為心腹之疾故張温傳權謂温曰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蜀而陳壽於賀全等傳評云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蓋山越之為害如此

後漢度尚傳抗徐字伯徐丹陽人守宣城長移深林
 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此可見宣歙間在後
 漢為蠻夷與外間隔絕不通至三國而頑梗如故此
 吳人所以重勞經營陳書三卷世祖本紀授會稽太
 守山越深險皆不賓附新唐書百八十二卷裴休傳
 貞元時浙東劇賊栗鍠誘山越為亂然則山越歷六
 朝至唐為害未息

三國疆域

三國但有紀傳無志餘姑勿論惟是地理建置不可
 無考毗陵洪亮吉作三國疆域考予未見姑就通典

所列參以本志并萬氏補表攷之如左

魏志夏侯元傳云司馬宣王報元書曰秦時無刺史
 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
 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
 為官司耳劉馥等傳評云自漢季以來刺史總部從

本改俗
作統非

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案秦

雖無刺史亦有監御史即刺史之意至漢刺史雖居
 無常治然亦未嘗無說見朱博傳詳前第十六卷其
 云後轉更為官司正指漢末方鎮而言與劉馥等傳

評合

東漢十三州司隸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荊州揚州益州涼州并州幽州交州也杜佑通典一百七十一卷州郡門云魏據中原有州十二司隸荆河兖青徐涼秦冀幽并揚雍小字夾注云分涼州置秦州理上邽今天水郡揚治壽春今郡徐治彭城今郡荆治襄陽今郡兖治武威今郡並因前代荆河者禹貢荆河惟豫州本是豫州而改稱者杜佑避唐代宗諱也兖治之下脫文甚多未得他本參對未敢輒添其下文云蜀全制巴蜀置益梁二州益治成都今郡梁治漢中今郡吳北據江南盡海置交廣荆郢揚五州交治龍編今安南府廣孫權置治番禺今南海郡荆治南郡今江陵郡郢治江夏即今郡揚治建鄴今丹楊郡江寧縣

東漢司隸所轄既有宏農京兆馮翊扶風故不別置雍州魏人蓋仍其舊而却又別置雍州其置當在建安中操統事後觀魏張既傳太祖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則可見矣杜恕傳太和中恕以爲古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爲名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乃上疏曰今魏有十州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所恃內充府

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荆揚非魏地但帶言之而其有司又有雍則顯然但雍州始置既不載於續漢郡國志而魏志本紀又遺之且漢人但名司隸魏人則又往往稱司六朝司州之名起於此觀杜恕上疏云兗豫司冀又云天下猶人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無患今兗豫司冀天下之腹心云云是也又攷荀彧傳建安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或以為不可遂止其後建安十八年遂詔并十四州復為九州見太祖紀梁習傳并土新附習領并州刺史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文帝踐阼始復置并州彼時又嘗并涼于雍即上所引張既傳是也餘所并三州則無考建置沿革事之大者本紀宜詳書之今各紀於省并分置之郡甚多而省并分置之州僅一見亦不詳恐多漏即如通典置秦州事本紀無之則可見齊王芳嘉平五年云自帝即位至于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則其不載者多矣

通典雖言魏有十二州而荆揚正吳地魏不得有之特緣邊有鎮戍聊立此名耳杜恕於太和中言有十州蔣濟於景初中言有十二州二者不同大約一數

荆揚一不數荆揚耳除此二州餘有十州又除自置秦州不數外大約魏得漢之司隸豫州冀州兗州青州并州六全州此外三州徐州但得其西境涼州但得其東西及北境幽州但得其西南境不全得也蜀得益州一全州及涼州之南境又自置梁州吳得荆州揚州交州三全州及徐州之東境又自置廣州其杜佑所云郢州未詳說見下文若幽州之東北境則公孫氏據之直至景初二年始爲司馬懿所滅蜀後主傳於降晉後注引王隱蜀記但有戶口數無郡國縣道數吳三嗣主傳於孫皓降晉後注引晉陽

秋則曰王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案領州四者漢舊有之荆揚交三州及吳自置之廣州是也據此則吳無郢州且文紀黃初三年以荆州江北諸郡爲郢州旋復故然則此州乃魏所立且旋廢矣不知杜佑何以云云俟再考晉陽秋郡四十三太平御覽引作三十三考晉書武帝紀作四十三御覽誤也至三國所得漢郡與其所增置并省之郡備詳晉書地理志而晉書於此等處每多游詞未知確否是以皆未可據其大體不似古人治書之沈約宋書州郡志敘首言三國鼎峙吳得漢之揚荆

交三州蜀得益州魏氏猶得九焉謂冀幽并充青徐
豫涼及司隸也此特言其大略不如予今所考為得
說詳後南史篇中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二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一

晉書唐人改修諸家盡廢

晉書作者最多王隱則有晉史

建興中過江祖納薦為史官元帝以草創

務殷未遑史官太興初乃召為著作郎令撰晉史預
平王啟功賜爵平陵鄉侯以諉免黜歸家後依征西
將軍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年七十餘卒虞預則有晉書凡四十餘
卷預亦在

東晉初至蘇峻平後卒孫盛則有晉陽秋嘗從桓温平蜀又從
人關平洛出為長沙

太守以賊為温檻車徵之舍而不罪遷秘書監給事
中卒晉陽秋成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
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關君門戶事時盛年
老還家諸子號泣請改盛怒不許盛寫兩定本寄慕

容隲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于遼干寶則有晉

紀自宣帝訖愍帝五卷鄧粲則有元明紀凡十篇謝沈則

有晉書凡三十餘卷康帝時為太學博士嘗習鑿齒

則有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凡五十四卷徐

廣則有晉紀義熙初為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

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元風聖迹條為疇古宜

勅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于是勅廣撰集義熙十二

元嘉二年卒三朝者簡文帝孝武帝安帝也郗紹則

有晉中興書高平人數以書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

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

于後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

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自徐廣以上八家竝見

今晉書八十二卷而廣又與郗紹俱見南史三十三

卷其後齊臧榮緒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錄志傳凡百

一十卷見南齊書高逸傳又見南史隱逸傳榮緒東

純篤好學隱居京口教授司徒褚淵少時嘗命駕尋

之建元中啟太祖曰榮緒朱方隱者蓬廬守志漏濕

是安灌蔬終老撰晉史十表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

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

送出席得備錄渠閣采異甄善上答曰公所道臧榮

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甚佳永明六

年卒年七十四梁沈約亦作晉書百一十卷見梁書約本傳

夫王隱等以晉人記晉事載錄未全固必須改作即

沈約在臧榮緒之後卷數又同諒不過潤色臧書亾

佚猶未足深惜若榮緒既勒成司馬氏一代事迹各

十七史商榷

卷四十三

體具備卷帙繁富諒有可觀卽以垂世有何不可觀
緒卷數比徐廣以上八家或倍之或參倍之則知其爲東西晉之全史乃唐貞觀中房
元齡奏令狐德棻重修晉書德棻爲先進其類例旣
多所諏定而河東人敬播又同定之其餘則預東者
凡十有八人共撰此書見新唐書一百二卷及一百
九十八卷于是遂號其書爲太宗御撰而榮緒之書
竟廢吾爲榮緒憤之

王隱虞預謝沈似只有西晉無東晉干寶習鑿齒更
不待言其孫盛雖記東晉事然就其本傳考之則盛
之卒似桓温尙在温歿於孝武帝寧康元年則孫盛
之書大約不過至海西公或簡文而止矣其後所缺
者尙多鄧粲只有元帝明帝兩朝徐廣只有簡文帝
孝武帝安帝三朝尤不得爲晉史全書然則欲求晉
史全書自當以榮緒爲正惜其爲唐人所壓遂致失
傳也

舊唐書令狐德棻傳貞觀十八年詔改撰晉書房元
齡奏德棻令預修撰當時同修一十八人竝推德棻
爲首攷元齡傳云奏取八人則一十二字衍新唐書
蓋仍誤本舊唐書而未及正也

舊唐李淳風傳貞觀十五年除太常博士尋轉太史

承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歷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

何超晉書音義

胡三省通鑑注自序云晉書之楊正衡注吾無取焉宋史藝文志則云楊齊宣晉書音義三卷明南京國子監刻二十一史晉書有何超字令升所撰音義三卷天寶六載其內兄楊齊宣字正衡爲之序胡及宋史誤以爲楊撰耳古以舅之子爲內兄弟姑之子爲外兄弟故楊述令升爲我仲舅之子而稱爲內弟此書胡雖不取然是唐初人撰所引呂忱字林頗多又引文字集略又引周遷輿服姓事又引柳顧言說又引珠叢又引風土記此等書今皆亾矣又引風俗通僻姓賁甫吞景子所藏元大德刻風俗通比俗刻多兩倍亦無此一條何在唐初尙見足本然則此書非全無足取者汲古閣板無何氏音義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二

南郡太守楊俊

晉書宣帝紀帝河內温人少有奇節南郡太守同郡楊俊名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為非常之器案楊俊河內獲嘉人為南陽太守三國魏志有傳此云南郡誤也

大謀奇策

漢建安六年郡舉宣帝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辟之

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及魏武爲丞相又辟文學掾勅曰若盤桓便收之懼而就職魏國旣建每與大謀輒有竒策愚謂辭不就徵者世亂慮禍耳知漢方微不欲屈節飾詞也大謀竒策篡漢陰謀也一人之身少壯則爲魏畫篡漢策及老則又自爲子孫定篡魏策與亾若置碁亦可嘆矣

諫不徙都

關羽圍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沒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爲近賊欲徙河北宣帝諫不當遷云云案魏志蔣濟傳關羽圍樊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濟與宣王說太祖其詞正與此同此不及濟者欲專美於司馬懿也

武昌

黃初五年天子南巡帝留鎮武昌武當作許

水軍破吳

宣帝對魏文帝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若以陸軍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虛擊之破之必矣案厥後平吳卒賴水師並進懿之遠識何減荀彧賈詡一流

曲筆未刪

太和四年宣帝西屯長安討諸葛亮亮將芟上邽麥
帝卷甲赴之亮望塵而遁進次漢陽與亮遇兵才接
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
破之俘斬萬計案據魏志明帝紀太和四年詔大司
馬曹真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九月大雨伊洛河漢
水溢詔真等班師蜀志後主紀建興八年秋魏使司
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漢中丞
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等皆還如是而
已安得有遁逃破敗之事彼時亮正大舉北伐雖馬
謖小挫於街亭而斬王雙走郭淮遂平武都陰平二

郡安得被魏俘斬萬計邪懿從不敢與亮交鋒屢次
相持總以案兵不動爲長策遺之巾幗猶不知恥假
託辛毗杖節止戰制中論之甚明此紀特晉人夸詞
在當日爲國史固應爾爾今晉書成於唐人而猶仍
其曲筆不加刪改何也屯鹵城鹵字乃西字之訛

公孫文懿

青龍四年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案公孫淵稱字避

唐諱

曹馬構釁

正始五年尙書鄧颺李勝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勸

使伐蜀宣帝止之不可云云六年曹爽毀中壘中堅營以兵屬其弟中領軍羲帝以先帝舊制禁之不可七年吳寇柤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不從帝與辨難往復云云愚謂曹馬構釁不在爭伐蜀及還沔南民也懿久有篡心曹爽無能適爲之先驅耳又八年曹爽用何晏等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云云愚謂曹馬隙成已久豈至是始見乎史家隨筆紀載未得其實也又九年爽晏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黃門張當密謀圖危社稷云云愚謂此馬圖曹非曹圖馬卽或有謀亦但欲危懿耳非欲危社稷也此在臧榮緒晉書成於易代之後已不當留此曲筆况唐人乎

殺曹爽

嘉平元年正月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云云案待其出國門而後發乃得機會不煩血刃矣上文先大書天變見篡弒之本已見於此垂象甚明也

司馬懿謚文宣

嘉平三年秋八月崩於京師年七十三九月葬於河

十七史商榷 卷四十四 四
陰謚曰文貞後改謚文宣案文帝紀作宣文侯禮志
同

安風

景帝師紀正元二年母丘儉文欽作亂帝征之遣諸
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案安風卽下文所
謂安風津也

諸葛誕作亂

文帝昭紀甘露二年鎮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作
亂遣子靚爲質於吳以請救帝表請魏高貴鄉公親
征曰今諸軍可五十萬以衆擊寡蔑不尅矣愚按誕

乃宿將非王凌母丘儉文欽之比故昭不肯從衆議
輕遽用師必挾天子興重兵厚集其勢以遏其鋒然
是時吳國內亂孫綝輔政多行無禮將士不附誕無
外援故卒至滅亡耳若吳無內釁則淮南三叛成敗
未可知也

鄧艾異議

景元四年司馬昭倡議伐蜀謀於衆云絆姜維於沓
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以襲漢中彼劔
閣不下守險云云下當作暇又鄧艾以爲未有釁屢
陳異議昭患之鄧艾不終之隙已兆於此

全載九錫勸進

景元四年天子以伐蜀獻捷交至乃申前命云云此既全載命司馬昭爲晉公九錫文矣其下文又載昭辭讓司空鄭冲率羣官勸進牋全文陳壽魏志雖載曹公九錫冊書尙不及辭讓勸進則猶有裁量此何其不憚煩乎猥冗甚矣

防鍾鄧

咸熙元年春正月乙丑昭奉天子西征次於長安案此時鍾會鄧艾已破蜀會欲反而先譖艾反卽會之反謀邵悌先言之昭亦已先覺之次於長安者防鍾

鄧也

世祖

晉武帝受禪號師世宗昭太祖紀末贊云世宗繼文云云又世祖無外云云世祖當作太祖

昭構炎攸嫌隙

武帝紀帝諱炎文帝長子也魏累遷中撫軍晉國建爲世子初文帝以景帝旣宣帝之嫡早世無後以帝弟攸爲嗣特加愛異自謂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中撫軍有超世之才由是遂定愚謂

昭本以愛攸之故欲廢長立少耳豈爲攸嗣師後奉其兄烝嘗計邪攸傳云每見攸必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乃云此景王之天下將欲誰欺不思炎攸皆其子乎卒令兄弟遂成嫌隙昭實構之

二十七王

泰始元年封皇叔祖父孚爲安平王云云案此同時受封者凡有二十七王可謂盛矣曹氏抑損宗室夷於平民山陵未乾祚移他姓故司馬氏廣封諸王以力矯其弊但此諸王非有功勳皆由恩澤初無德器漫據富貴何足以鞏維城之固哉未幾而有八王之

禍貽謀之不臧也

雞鳴歌

泰始二年正月庚寅罷雞鳴歌案歌元板作鼓

罷山陽禁制

泰始二年罷山陽公國督軍除其禁制案罷軍除禁者蓋爲時已隔二代且欲移其禁山陽者以禁陳留也抑觀此則知山陽陳留雖幸終天年不至若零陵王以下之例皆弒歿然其制防監禁實與幽囚無異

王祥薨年

泰始四年夏四月戊戌太保睢陵公王祥薨案祥本

傳薨於泰始五年此紀乃在四年四月互異

陽平

泰始五年春二月以雍州隴右五郡及涼州之金城梁州之陽平置秦州案陽平地理志作陰平宜從之

大雩

泰始七年閏五月大雩太官減膳云云案雩元板作雪以五行志校之雩是也

丁丑

冬十月丁丑日有食之天文志作丁丑朔此脫一字

大舉伐吳

咸寧五年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西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東西凡二十餘萬愚謂因巴蜀之卒順流而下則西塞不守勢如破竹此平吳所以必在平蜀後也平西將軍胡奮下文太康元年二月甲戌卽云平南將軍胡奮克江安侯考又壬申王濬以舟師至建業之石頭孫皓降於軍門云云觀此則平吳之功以濬爲首但吳甫平其明年太康二年三月卽遷孫皓妓妾

五千人入宮則武帝之志荒矣山巨源所以欲釋吳爲外懼也七年十二月出後宮才人妓女以下二百七十人歸於家選人者如此之多出者如此之少篇末論斷謂其恭儉寡慾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崇聖殿

太康十年四月癸未崇聖殿災注云聖一本作賢案五行志正作賢

惠帝改元

改元必於明年若崩年改元則必有大變故不可以常理論者晉惠帝以太子嗣統人道之常乃卽於其

年改元永熙明年又改永平及三月辛卯殺楊駿壬辰賈后廢皇太后爲庶人又殺太后之母其明年之二月己酉賈后遂弒皇太后三綱絕矣故永平元年之三月又改元元康史家紀事茫昧而不知適從故於正月書永平而三月又書改元竊謂年號以後改爲定則正月卽宜定書元康卽慮沒永平之號亦宜於三月壬辰大赦改元下明著元康二字乃又不著殊不明析

宋書五行志云劉備卒劉禪卽位未葬未踰月而改元爲建興習鑿齒曰禮國君卽位踰年而後改元者

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
知禮矣吳孫亮晉惠帝宋元凶亦然

已卯日食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大赦改元已卯日有食之
案已卯乃月之十七日無日食之理疑誤也天文志
亦同

彤倫矯詔

梁王彤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為庶人愚謂此紀屢書
賈后矯詔矣彤倫亦書矯詔者既以志惠帝之暗且
見出爾反爾

耿勝

洛陽流人李庠害成都內史耿勝案洛當作略耿勝
載記作耿滕

張微

太安元年李特害廣漢太守張微案載記作張微

段勿塵

太安二年封鮮卑段勿塵為遼西公案段匹磾本傳
及王浚傳皆作務勿塵本紀誤

成夔

永興元年成都王穎遣從事中郎成夔等以兵五萬

屯十二城門案成夔元板作盛夔

韓雅

永興二年隴西太守韓雅攻秦州刺史張輔殺之案隴西太守韓雅張軌傳作東羌校尉韓雅

分荊州江州八郡爲湘州

懷帝紀永嘉元年八月分荊州江州八郡爲湘州案地理志懷帝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乃九郡非八郡也其長沙等六郡舊俱屬荊州惠帝元康元年分桂陽屬江州今紀云分荊州江州八郡爲湘州不及廣州

偶遺之耳

裴頌

永嘉四年十一月鎮東將軍周馥表迎大駕遷都壽陽東海王越使裴頌討馥爲馥所敗案此又一裴頌與裴秀之子同姓名者

劉蜀蘇馬

愍帝紀建興元年五月詔琅邪王睿曰遣殿中都督劉蜀蘇馬等具宣朕意蘇元板作司

晉紀總論

懷愍紀末引干寶晉紀總論此文載文選內夷曹爽

外襲王凌凌彼作陵非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
彼作虛薄名儉李善注引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
以來以儒術清儉爲羣俗則似得兩通當官者以望
空爲高而笑勤恪之下文選有目三公以蕭杌之稱
標上議以虛談之名蕭杌善云未詳而五臣良曰言
時名目三公皆蕭然自放杌爾無爲作晉書者因其
艱晦刪此二句共嗤黜以爲灰塵黜彼作黜司馬遷
答任少卿書云適足見笑而自黜善云黜辱也則似
得兩通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
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謂劉實子真爲少府著崇

讓論劉頌子雅爲吏部尙書作九班之制傳咸長虞
爲司隸校尉先後彈奏百寮也三句層疊而下極論
時弊甚揚晉書刪長虞一句殊無謂又論至惠帝有
賈后肆虐於六宮云云此扼要之語晉書刪之亦非
惟懷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云云一段冗長晉書刪
去是愚謂此文摹過秦論處雖有規仿之痕借周形
晉文勢亦似迂緩然其以老莊虛空爲致亂之由歸
罪阮籍賈充輩又以婦女淫妬爲風俗所由壞實能
深探禍本實晉臣自不便顯黜晉德然言外已見懿
師昭炎作法於涼矣晉書當直用此篇作論其前不

必贅加一冒子

卷四十四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四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五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三

幽州刺史段匹磾

元帝紀建武元年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劉琨幽州
刺史左賢王渤海公段匹磾上書勸進幽州文選作
冀州非也匹磾本傳先言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
依之又言自務勿塵以後值晉喪亂自稱位號據有
遼西之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則此自是幽州非冀
州

元無遠圖明年短促

太興元年三月景辰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壬申詔曰云云愚謂既卽尊位卽當下哀痛之詔命將出師掃平凶豎乃不聞出此而屢次下詔皆諄諄察吏勸農若承平時之爲者知元帝無遠圖矣子明帝有氣魄差強人意乃在位止三年年止二十七短促如此諸臣中亦惟溫嶠有英略而嶠又不永年有以知晉祚之不長此史書干支以景爲丙避唐諱

琅邪太守孫默

永昌元年八月琅邪太守孫默叛降于石勒案太守

石勒載記作丙史

牛繼馬

元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其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案此等曖昧之言書之史冊始存疑耳且旣云小吏牛氏則非將牛金矣而魏書列傳云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大將軍琅邪武王仙伯生冗從僕射琅邪恭王觀觀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遂生叡因冒姓司馬仍爲觀子敵國傳聞互

異如此

三月改元

明帝紀元帝以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己丑崩明帝卽以庚寅卽位至明年太寧元年己踰年矣乃不於正月改元而遲至三月戊寅朔方改元偏安草創王敦方謀逆危疑之中不可以常理論

引左傳誤脫

太寧三年八月帝不念遺詔曰周公匡輔成王霍氏擁育孝昭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朕命同心斷金以謀王室諸方嶽征鎮刺史將守皆

朕并城推轂于外雖有內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譬若脣齒表裏相資宜戮力一心若合符契愚謂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此信二十八年左傳甯武子盟衛人之詞此似全用之傳寫誤脫上二句

攻壽陽

成帝紀咸和元年十一月石勒將石聰攻壽陽不尅案壽陽當從載記作壽春

三吳

三吳屢見晉書唐亦有之然史文回互頗難詳究惟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第二十五卷江南道浙西觀察使所管蘇州吳郡周爲吳國秦置會稽郡于吳項羽初起殺太守殷通卽此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東爲會稽西爲吳郡孫氏創業亦肇跡于此歷晉至陳不改與吳興丹陽號爲三吳隋開皇九年改爲蘇州杜佑通典第一百八十二卷州郡門蘇州吳郡理吳長洲二縣春秋吳國都也秦置會稽郡漢順帝分置吳郡晉宋亦爲吳郡與吳興丹陽爲三吳齊因之陳置吳州隋改蘇州愚謂六朝時吳興今湖州府丹陽今江寧府據兩書所言三吳則吳興爲南吳丹

陽爲西吳蘇州爲東吳也此爲定論雖史傳皆渾言三吳無方向然以意揣之周時吳國之境北以長江爲限其西不過至今江寧而止自此而西則爲楚地矣南與越以浙江爲界故唐人詩亦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然吳越交兵處如檣李爲今嘉興縣地禦兒爲今石門縣地吳師未聞直臨浙江唐以前未有秀州一郡則言三吳者其南以吳興言之可矣晉書第七卷成帝紀咸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起義兵於三吳范氏成大吳郡志第四十八卷考證門引此而疑之云時冰爲吳郡太守舒

爲會稽太守則似吳郡吳興會稽爲三吳又八十四卷劉牢之傳孫恩攻陷會稽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又七十八卷陶回傳回爲吳興太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回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恤據此似吳郡與吳興會稽三郡爲三吳甚明但第七十六卷虞潭傳潭爲吳興太守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又第九卷孝武帝紀寧康二年皇太后詔三吳奧壤水旱併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按潭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

凡有六郡而言五郡者蓋彼時潭已自爲吳興太守則三吳之中固居其一矣今加督五郡而言三吳則疑晉人已主吳興與丹陽吳郡爲三吳除去吳興連晉陵宣城義興數之則五郡也寧康詔文會稽與義興晉陵皆在三吳之外尤爲顯然義興晉陵皆吳地疑晉人旣以丹陽與吳郡吳興爲三吳恐漏去義興晉陵嫌不該悉故又重累及之成紀及劉牢之陶回傳隨便言之不必泥第一百卷孫恩傳叔父泰見天下兵起乃扇動百姓三吳士庶多從之隋書煬帝紀伐陳爲行軍元帥陳平執陳施文慶等以其邪佞害

民斬之闕下以謝三吳亦是據丹陽吳郡吳興數之
惟舊唐哀紀天祐三年制有錢鏐制撫三吳之語則
當連會稽亦不必泥
晉唐人言吳會皆謂吳與會稽非謂吳中一都會如
孟浩然適越留別譙縣張主簿申屠少府詩云朝乘
汴河流夕次譙縣界幸值西風吹得與故人會君學
梅福隱余從伯鸞邁別後能相思浮雲在吳會上會
字會晤之會下吳會謂吳與會稽故可分叶也會稽
本越地非吳秦強名之後漢既分二郡自不得復以
會稽爲吳

杜子美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云嗚呼東吳
精逸氣感清議又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
壁詩云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又後出塞詩云雲帆轉
遼海稷稻來東吳又絕句云門泊東吳萬里船又哭
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此
似泛指江東諸郡不必專謂蘇州爲東吳然穆天子
傳卷二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吳太伯于
東吳唐人亂後經吳閶門至望亭詩東吳黎庶逐黃
巾蘇州爲東吳明矣近日崑山顧氏精於考據每自
署東吳蓋府治吳縣長洲元和爲東吳則崑山太倉

爲東吳不待言宋龔明之作中吳紀聞此特取史記
項羽紀籍避仇吳中倒其文耳非別有一稱謝自
明韓昌箕仲弓纂王謝世家自爲序韓敬求仲刻李
德裕文集爲之序兩人皆湖州人而皆自署西吳吳
江吳祖修慎思柳塘詩集第六卷贈韓希一趙昭野
詩西吳山水鬱蒼蒼二妙詞場久掉鞅鞅上聲誤讀平聲韓
趙皆湖州人則吳亦以湖州爲西吳朱竹垞曝書亭
集喜周貧至詩耆舊西吳大雅材明詩綜八十二卷
貧嘉興人則又以嘉興爲西吳矣皆未詳

遂寇襄陽

咸和五年秋八月石勒使其將郭敬寇襄陽南中郎
將周撫退歸武昌中州流人悉降於勒郭敬遂寇襄
陽屯於樊城案下寇字當作毀

府吏

康帝紀咸康八年九月詔琅邪國及府吏進位各有
差吏元板作史

王龕

穆帝紀永和五年二月征北大將軍褚裒使部將王
龕北伐案王龕褚裒傳作徐龕

葬安皇帝

海西公紀興寧三年三月壬申葬安皇帝云云安當
作哀元板亦誤

慕容垂距戰

太和四年夏四月庚戌大司馬桓溫帥衆伐慕容暉
秋七月辛卯暉將慕容垂帥衆距溫溫擊敗之九月
戊寅溫裨將鄧遐朱序遇暉將傅末波於林渚又大
破之戊子溫至枋頭景申以糧運不繼焚舟而歸辛
丑慕容垂擊敗溫後軍於襄邑案垂帥衆距溫垂當
作厲載記無垂距戰之事厲單馬奔還傅顏又敗然
後垂請出擊有枋頭之役耳

九月誤九年

孝武帝紀咸安二年九月甲寅追尊皇妣會稽王妃
曰順皇后九月誤作九年元板亦誤

翟遼

太元八年十二月前旬町王翟遼背苻堅舉兵於河
南慕容垂自鄴與遼合遂攻堅子暉於洛陽愚考載
記此翟遼當是翟斌斌爲慕容垂所殺兄子真立真
司馬鮮于乞殺真自立營人殺乞立真從弟成真子
遼奔黎陽長史鮮于得斬成降垂遼乃立

謝功賞遲

太元十年十月丁亥論淮肥之功追封謝安廬陵郡公封謝石南康公謝元康樂公謝琰望蔡公愚謂大破符堅於肥水乃太元八年事更三年之久直至十年十月始加封賞何其遲也江左偏安賴此一戰功莫大焉而賞若是其遲者王氏專政忌能故也

拓跋魏書法

太元十一年四月代王拓跋圭始改稱魏又安帝紀隆安二年十二月己丑魏王圭卽尊位年號天興此其書法與各國之書僭卽皇帝位或書嗣僞位或書僭稱皇帝或書僭卽天王位或書自立爲王或書僭

帝號僭帝位者大有不同晉臣之詞決不如此此唐人所追改也竊謂魏與各國固不可以並論此書書法亦自穩妥至於李延壽則且以北爲正矣蓋唐人承隋故其詞如此

姚萇書法

太元十四年八月姚萇襲破苻登獲其僞后毛氏愚謂姚萇曾北面於苻氏而毛氏又死節書法不應如此

脫廟號

太元二十一年秋九月庚申帝崩于清暑殿時年三

十五葬隆平陵案此下疑脫廟號烈宗四字劉知幾已言之

桓謙魏隱司馬逸

安帝紀隆安三年十一月甲寅妖賊孫恩陷會稽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義興太守魏隱並委官而遁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皆遇害案孫恩傳桓謙作桓謹魏隱作魏陽司馬逸作謝逸

段興

隆安五年秋七月段興弒慕容盛案載記弒盛者段璣秦興段泰此作段興疑誤

桓元改元大亨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庚午朔既改隆安爲元興元年矣而通鑑第一百十二卷於是年正月既書改元元興於三月則書桓元兵至南桁元顯兵敗被執復隆安年號元入京師稱詔解嚴以元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此下又書大赦改元大亨又於一百十三卷元興二年十月書元篡位改元永始僭承始號固宜書而復隆安改大亨皆在元未篡前猶假詔行事通鑑若必紛紛用此紀元直至帝復辟後方重紀元興雖爲不沒其實而殊覺糾纏可厭故

竟一槩不用仍以元興紀年此其不得不然者胡注必謂其撥亂世反之正在通鑑似轉不必用此夸語若晉書安帝本紀亦一槩用元興紀年是矣而元年三月絕不見復隆安號及改元大亨事二年十二月書元篡位亦不見僭改元永始事大亨號見五行志永始號見元本傳而如此大事紀中豈可不載其復隆安號并不見於晉書又不知通鑑何據

劉裕殺劉毅

義熙八年九月劉裕矯詔數劉毅之罪帥師討毅裕參軍王鎮惡陷江陵城毅自殺愚謂裕所同事者無忌與毅皆雄傑無忌敗死所憚惟毅除之則可得志于天下矣

長安得而旋失

義熙十三年秋七月劉裕克長安執姚泓歸諸京師愚謂裕不留鎮長安而歸者自顧年老急於篡位也已而諸帥相殺長安得而旋失不能一天下以此

連害二帝

義熙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帝崩於東堂時年七十三葬休平陵初識云昌明後有二帝劉裕將爲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又恭帝紀

元熙二年帝禪位劉裕以帝爲零陵王宋永初二年
九月丁丑裕使兵人弒帝于內房時年三十六謚恭
皇帝葬沖平陵案安帝年三十七誤作七十三句下
脫謚安皇帝四字曹馬篡位山陽陳留尙得保全裕
實首惡連害二帝自後踵爲故事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五

卷之三